国际大奖小说

1968年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金奖

天使雕像

E.L.Konigsburg
[美]E. L. 柯尼斯伯格/著
郑清荣/译



From the Mixed-up Files of Mrs. Basil E. Frankweiler

新蕾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天使雕像

目录

引子
计划出走
前往纽约
躺在了王后的床上
忍饥挨饿
意外之财
重大发现
冒名送信
岂肯善罢甘休
真相大白
永远的秘密

引子

沙松伯格律师：

对于你上次来访，我感到不太满意。你看起来心事重重的，根本无心听我说话。如果在这个世上，你还会对其他事情稍感兴趣，那你勉强算得上是个迷人的人了。你上次的来访实在很乏味，短时间内我不想再和你晤谈，所以我要薛尔登把这份文件送给你，里面有我修改遗嘱的说明。看过之后，你自然能了解许多事。我给你的是复印本，正本保存在我的档案里。我暂时不想与你见面，请别介意，相信你会发现仍有很多有趣的事可做。你绝对想不到我能把这份遗嘱写好吧？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我到处探听、调查、分析所有的资料，保证可靠。沙松伯格，请你仔细看，并找出其中的蛛丝马迹吧！

法兰威勒太太

计划出走

克劳蒂知道自己决不可能采用传统那种背着背包，然后怒气冲冲离家出走的模式。她讨厌不舒服的感觉，连野餐时的不干净和不便，都令她无法忍受。草丛间四处飞舞的昆虫，以及被炙热的阳光融化掉的小蛋糕上的奶油……，这些都足以叫她发疯。因此，她决定的这次离家出走

不仅仅是从某个地方逃走而已，她要逃到一个更大、更舒服的地方，而且必须是室内，最好是个美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她决定选择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的原因。

她细心地规划，节省零用钱，而且选择了同行的伙伴。她选了杰米，在她三个弟弟中排行第二。他不太多话，而且该笑的时候也和克劳蒂很有默契。此外，他也很有钱，不像同龄的其他男孩。他连棒球卡都没收集，几乎每一分钱都存了下来。

但克劳蒂并未马上告诉杰米她已选择了他。她不能肯定他是否能保密那么久，因为她需要一段时间来存钱。身无分文地逃走，似乎不怎么明智。久居郊区的她，深深明白任何东西都得花钱。

在她告诉杰米和作最后计划之前，她必须存够钱买火车票并支付其他花费。这段日子，她几乎忘了自己为什么要逃走。但也不是完全忘记了，她知道这一切与不公平有关。她是全家最大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因此承受了种种的不公平。她离家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她在同一天晚上既得洗碗，又得收拾餐桌，而弟弟们却什么事也不必做。（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说不定我比克劳蒂还要清楚原因。）也可能是日复一日相同的生活作息使克劳蒂疲乏了。她已厌倦了自己老是得“A+”，厌倦了星期日晚上老为轮到谁来选择七点半的电视节目而争吵，厌倦了不公平与单调的生活。

而她那少得可怜的零用钱，使她必须三个星期都不吃圣代冰激凌才能存到足够的车费，这又是另一个不公平的例子。（沙松伯格，你向来都是自己开车去纽约，你可能不知道车费是多少钱。让我来告诉你，单程全票是一元六十分。克劳蒂和杰米只需买半票，因为她差一个月才满十二岁，而杰米则只有九岁。）

由于她打算在每个人都得到教训之后再回家，所以她所需的来回车钱，恰好是一趟全票的费用。克劳蒂知道她住的城里有很多人天天买往返票到纽约去工作，她爸爸就是其中之一。格林威治位于纽约的郊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通勤郊区。

虽然克劳蒂知道纽约市并不远，不足以与她所承受的不公平相提并论，但她知道那是个让人迷失的好地方。她妈妈麻将俱乐部里的女士们都称它作“都市”，她们大都没去那里冒险过，那太费体力，而且令她们神经紧张。她小学四年级时，班上曾去曼哈顿的古迹参观旅游。当时全班都参加了，只有约拿·瑞特的妈妈怕儿子会在纽约的人群中被冲散，所以不肯让他去。瑞特太太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她说她确信约拿一定会走失，而且那儿的空气也有害他的健康。

克劳蒂很喜欢纽约，因为它优雅、位置重要，而且很繁忙，是全世界最佳的藏身处所。她仔细研究过地图和旅游指南，并回想了过去每一

次的班级旅行。她为自己草拟了一项特别的地理课程，还收集了一些介绍美术馆的小册子，暗地里进行研究。

克劳蒂也决定要放弃一些习惯，试着不吃圣代就是一种最好的练习。为了要省下买圣代的钱，她只好改吃妈妈放在冰箱里的冰棒。通常她每星期要花四十分钱买圣代。而她每天只有十分钱的零用钱，要是她不小心早上忘了整理床铺而触犯了家规，就拿不到零用钱了。她确信自己的零用钱是全班最少的，而且其他六年级的学生家里大部分都有全职的女佣帮忙，而不是雇用那种两星期才来打扫一次的小时工。在她存钱的期间，有一次杂货店忽然打折特价卖，橱窗上的海报写着：冰激凌圣代，二十七分。她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吃。虽然只花了二十七分钱，却使她离家出走的计划必须延期。当克劳蒂决心要离家出走后，她便开始享受着计划的乐趣，订立一个长期而且周详的计划是她特殊的才能之一。

杰米，这个被她选中的弟弟，虽然他每隔一星期就有能力买一个圣代，但他对圣代一点兴趣也没有。一年半以前，他把生日和圣诞节所得到的钱，全部拿去买了一台日本制的收音机。偶尔他也会买些电池。这次离家或许会用得到收音机，这是选择杰米的另一个好处。

每个星期六，克劳蒂得负责清理所有的垃圾桶，这是她向来鄙视的工作。家里有好多垃圾桶，除了她父母共用一个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和垃圾桶。几乎每个星期六，史提夫都会将削铅笔机里的笔屑倒入垃圾桶。克劳蒂知道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某个星期六，克劳蒂正拿着爸妈的垃圾桶要去倒。倒垃圾之前她经轻地上下摇晃桶子，这样垃圾才不会掉出来。因为是爸妈两人共用的，所以垃圾比较多，总是溢出来。她想把妈妈用来擦口红的面纸摇到下面一点，却意外发现有个红色的东西从卫生纸下方露出一角来。她用指尖将它捏了起来，仔细一看，发现竟是一张十格的车票，可前往纽约、新海文以及哈特福特。通常，用过的火车票是不会出现在郊区的垃圾桶里的，它应该放在列车员的口袋里。火车车票通常是用一次划掉一格，第十次搭车时，列车员就会把票收走，那张车票已经划掉了九格。每星期五来打扫的女佣大概以为这张票已经全用过了（克劳蒂猜想她可能从未去过纽约），才会把票丢进垃圾筒里。而且爸爸向来对口袋的零钱和车票粗心大意，自然也不会察觉到。

如此一来，她和杰米便可以用剩下的一格车票来旅行，因为两张半票等于一张全票。现在他们不需再买票，就可以上车了。这样就不怕遇到站长，更可以避免被他询问一些愚蠢的问题。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克劳蒂竟从垃圾堆中捡到一趟免费的车票。她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他们星期三一定可以顺利离开。

星期一下午，克劳蒂在公共汽车站牌旁吩咐杰米，要他待会儿坐在她旁边，她有重要的事跟他说。通常钦卡德家的四个小孩绝不会互相等

待或坐在一起。凯文则例外，每周都有人要轮流照顾他。劳动节后的星期三是开学日。因此，克劳蒂常说的“会计周”通常也自星期三开始。凯文只有六岁，现在念小学一年级；每个人都特别照顾他，尤其是钦卡德太太—至少克劳蒂是这么认为的。她认为凯文简直像个被宠坏的婴儿。一般人也许会认为，家中生了第四个小孩时，父母应该很懂得如何教育小孩才对，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克劳蒂记得她一年级时，可没有谁特别照顾她，只有妈妈每天会到公共汽车站接她而已。

杰米想跟他的好朋友布鲁斯一块儿坐，他们通常在公共汽车上玩牌，每天玩也不觉得烦。（沙松伯格，这种游戏很简单、他们玩的牌叫“战争游戏”。每人拿出一张牌，数字大的可以吃掉对方的牌，如果一样大的话，就另外再出牌，胜者可拿走所有的牌。）每天傍晚，布鲁斯到站下车时，便会把他的牌带走，杰米也一样，两人还发誓不私下洗牌。每次在布鲁斯到站之前，他们就停止游戏，并用橡皮筋把牌束好，放到对方的下巴下，说：“你绝对不可以洗牌。”

克劳蒂认为这个过程令人厌烦，所以当她要杰米放弃玩牌时，心里毫不愧疚。不过，杰米却很不高兴，根本无心听克劳蒂说什么。他整个人陷在座位里，嘴翘得嘟嘟的；眉毛皱成一团，看起来像个刮了胡子的小尼安德塔人。克劳蒂什么也没说，只等他先冷静下来。

杰米开口了：“天啊，克劳蒂，你干吗不找史提夫？”

“我就是不想跟史提夫坐在一起。”克劳蒂答道。

杰米恳求地说：“选他嘛！求你了！”

克劳蒂已完全准备好了：“我选定你跟我一起去历险！”

杰米有些犹豫：“如果你选别人，我是不会介意的。”

克劳蒂望向窗外，默默不语。杰米无奈地说：“既然我已坐在你旁边，那就快告诉我吧！”

克劳蒂依然一语不发地看着窗外，杰米有点不耐烦了：“既然我已坐到你身边，那就告诉我吧！”

克劳蒂依然按兵不动，杰米这下火大了：“你是怎么回事？先是打断我玩牌，现在又不跟我说为什么，真是不讲道理。”

“我想选你跟我一起共赴人生中最大的艰险。”克劳蒂加强了语气。

“你说过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真正的目的了吧？”

“我决定离家出走，而且选择你陪我一道走。”

“为什么选我？怎么不选史提夫呢？”

克劳蒂叹了口气说：“我不要史提夫，他也是我想逃离的事物之一，我要跟你一起走。”

杰米有点沾沾自喜，他心动了。（沙松伯格，恭维是最好的武器，适时利用一下，可以深深打动人心。）他不再想为何选上他，转而开始想他是如何被选上的这个问题。他坐直身子，拉开夹克拉链，一双脚跷在椅子上，手则抱着弯曲的膝盖，从嘴角挤出话来：“好吧，克劳蒂，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要怎么走呢？”

克劳蒂说：“我们星期三走。现在我告诉你整个计划，你要听仔细噢！”

杰米眯起眼说：“弄得复杂一点，我喜欢复杂的。”

克劳蒂笑了：“事情简单才能顺利。我选星期三出发，是因为那天刚好有音乐课。我会预先把小提琴拿出来，用琴盒装衣服。你也照我的方法做，在小喇叭盒里装衣服，尽量多带些内衣裤和袜子，至少要带一件衬衫。”

“全部都要塞到喇叭盒里啊？我看得用低音提琴盒才放得下。”

“你可以放点东西到我那里，你的书包也可以装东西，收音机也得带去。”

“我可以穿球鞋吗？”杰米问。

“当然可以。一天到晚穿皮鞋，也是你我要一同逃脱的‘暴政’。”杰米会心地笑了，克劳蒂觉得这是个开口说最后一件重要事项的好时机。她尽量表现得很自然，清了清喉咙说：“还有，你得把所有的钱也带走。你存了多少钱呢？”

杰米把脚放回地上，看着窗外说：“你干吗想知道？”

“杰米，你行行好吧！既然我们要一起离家出走，我们便是一体的。我必须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钱？”

“你能保证不说出去？”杰米表情很严肃。

克劳蒂快气疯了：“我要你保证过不泄密吗？”她把嘴唇紧紧闭起，

浓重的呼吸声全由两个鼻孔出来，再大声一点，就变成鼾声了。

“克劳蒂，你听着，我有一大笔钱呢！”克劳蒂认为杰米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商业巨子，或者至少像祖父一样当个税务律师。

杰米接着说：“克劳蒂，千万别告诉爸妈我赌博，我和布鲁斯打牌是为了赢钱。每个星期五便是我们结算的时候。我们一张一张比牌，如果我的牌点数比他的大，我每赢一张，他得给我两分钱；每出现一张A，就可以得到五分钱，而我的点数总是比他多，至少A会比他多。”

克劳蒂再也按捺不住了：“快说你到底有多少钱？一元？五元？多少嘛？”

杰米将身子往公共汽车椅背上靠，低声说道：“二十四元零四十三分钱。”克劳蒂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杰米则在一旁欣赏着她的反应，然后说：“等到星期五，我就可以凑足二十五元了。”

“你是怎么办到的？你每星期的零用钱只有二十五分钱。二十四元四十三分再加二十五分才二十四元六十八分。”克劳蒂最会精打细算了。

“其他的我会从布鲁斯那里赢过来。”

“得了吧你，你怎么知道星期五你肯定会赢钱？”

“我有预感啊。”

“你怎么知道？”

“才不告诉你呢！”他双眼直视着克劳蒂，看她的反应如何。克劳蒂一脸困惑。两人相视了数秒钟，不约而同都笑了起来。此刻，她更加确定自己选对了一起逃走的人。他俩是天生一对，正好互补。克劳蒂对任何事都很谨慎，偏偏对钱毫无概念，而且总是两袖空空；而杰米很喜欢冒险，但对钱却特别谨慎，而且是个小富翁，现在他有二十四块多呢！这么多钱放在背包里的感觉挺不错的，如果他们以背包来代替琴盒的话。她自己有四元十八分，再加上弟弟的存款，两个人便可以舒服地在外逍遥了。

杰米等她考虑了一下，才开口说：“你觉得如何？愿意等到星期五吗？”

克劳蒂只花了一分钟便下定决心说：“不行，我们星期三就得出发。我会写好详细计划给你看，千万别让任何人看到。你把所有细节背下来后，便立刻销毁。”

“我得吃掉它们吗？”

“撕掉再丢入垃圾桶就可以了。全家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乱翻垃圾桶的。”

“我还是吃掉好了，我喜欢复杂一点的事。”

“那你一定也喜欢木浆，那是造纸的材料。”

“我知道啊！”杰米说。接下来直到公共汽车到站前，他们彼此再未交谈一句话。到站时，史提夫便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下车回家。

一下车，史提夫便大叫：“克劳蒂，今天轮到你照顾凯文。如果你不做的话，我会告诉妈。”

克劳蒂原本跟杰米走在前头，听了赶紧停下来，很快地往回跑，挽起凯文的手便往前快步走。

“我要跟史提夫一块儿走。”凯文大叫。“跟我走也不错啊。”

克劳蒂回答道：“谁叫你今天归我管。”

“下一回轮到谁呢？”凯文问。

“星期三开始由史提夫负责。”

“希望每星期都是轮到史提夫来照顾我。”凯文低声抱怨。

“你很快就会如愿以偿的。”

凯文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曾经得到过暗示，只顾一路绷着脸回家。

前往纽约

星期二晚上，杰米在他枕头下的睡衣上发现一张写满指示的字条。第一道指示就是要他抛开各项作业，立刻为离家作准备。（我真佩服克劳蒂心细如发，她对细节皆能考虑周详，跟我一模一样。）字条中，克劳蒂还提醒杰米别忘了把小喇叭盒藏起来。杰米便把小喇叭盒卷入床下的地毯里。

杰米一一完成各项指示工作之后，从浴室倒了一大杯水，跷着脚坐

在床上。他把纸条咬下一大口，字条的味道很像放了五天的口香糖一样，淡而无味，而且有点硬。由于墨水褪色，把他牙齿都染成了蓝色。他又咬了一口之后，便把剩下的纸揉成一团丢入垃圾桶，接着便去刷牙了。

第二天早上。克劳蒂和杰米按照计划照常搭校车。他们一起坐在车尾。等车到达学校，每个人都得下车时，他们仍然坐在那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下车时一片混乱，大家都忙着拿课本、作业，根本没空儿去注意别人，一直到所有的人都下车为止。克劳蒂要杰米把脚抬起来，头压低，以免司机赫伯先生看到他们。如果他们被发现，就只好更改计划，去学校上学。只是书包里一本课本也没有，乐器盒里也没有乐器。

他们就躺在琴盒和书包上，憋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气，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探头看个究竟。克劳蒂假装自已是个瞎子，必须完全依赖听觉、触觉和嗅觉。等最后一个人的脚步声消失，引擎再度发动，他俩才微微抬起下巴，相视而笑。赫伯先生现在要把车开到波士顿邮报路，那是停放校车的地方。然后他会去开自己的轿车，到别的地方去。到停车场的路上，车子摇晃得很厉害，但他俩始终保持安静。这辆校车就好像一个空的饼干盒装上了轮子，剧烈地晃荡着。幸好校车一路上这样不断制造噪音，否则克劳蒂真怕赫伯先生会听见她怦怦的心跳声。她很不喜欢一直把头压得这么低，因为汗水会使脸颊粘在塑胶椅套上。她觉得只要一下车，不出五分钟她就会长出满脸的痱子来。

校车终于停下来了，他们听见车门打开的声音，只要赫伯先生往后走几步，就会发现他们。他们屏住气，一动也不敢动，直到赫伯先生下了车为止。不久车门被关了起来，那是赫伯先生下车后，从侧边的小窗户操作按钮，把车门关了起来。

克劳蒂慢慢把手臂放了下来．偷瞄了一下手表，耐心地等了七分钟才抬起头来。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可以站起来了，但他们又忍了四十五秒才动，这四十五秒就仿佛四十五分钟那么久。

一起身，两人又相视而笑。他们从窗户往外看，看见了清澈的海岸。反正一切不急，所以由克劳蒂带头慢慢走到车前。开门的控制钮就在司机的座位上。当她往前走时，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杰米，那是什么声音？”杰米停了下来，声音也停止了。“原来是你发出来的，你身上是不是带了铁链什么的？”

“都跟平常一样啊！从最里面一件说起：内衣、运动衫……”

“天哪，那些我早知道了。我是说你身上带了什么东西，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二十四元零四十三分钱啊！”

克劳蒂这才发现他的口袋十分沉重，把他的裤子都拉了下来。在裤腰和运动衫相接的地方，露出了约一点五寸宽的雪白肚皮，最明显的是他的肚脐眼。

“为什么你的钱全是硬币？”

“布鲁斯总付给我一角、五角的。你希望他给我什么？旅行支票吗？”

“算了。你皮带上挂的是什么？”

“我的罗盘，去年的生日礼物。”

“干吗要带它呢？你带的东西已经够重了。”

“在森林里需要罗盘来辨别方向啊，它的用处可大着呢。”

“什么森林？”克劳蒂不解地问。

“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地啊。”杰米答道。

“藏身之地？”

“对呀！我们总要有个地方睡觉啊。”

“谁告诉你我们要躲到森林里呢？”

“你自己说的！你明明这么说的！”杰米尖叫了起来。

“我这么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克劳蒂也大叫起来。

杰米简直忍无可忍：“你自己说过的话，为什么不承认？”

“好吧！”克劳蒂极力想使自己保持镇定，因为她知道一个团体的领导人是不可以失控的，即使她所领导的团体只有自己和弟弟两个人而已。

“好吧，我也许曾说过躲藏之类的话，但是我并没有说要躲到森林里。”

“你明明说了……”

克劳蒂不给他机会说完："我知道。但是现在你听清楚了，我们将躲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

杰米说："看吧，你又说了。"

"我没有啊，我说的是'大都会博物馆'。"

"你明明说了'躲藏'啊。"

"求你别在鸡蛋里挑骨头了。现在我们要去曼哈顿的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我的天啊！这是什么疯狂的点子啊。"

克劳蒂现在觉得她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杰米及整个大局。而他们却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校车上的"偷渡者"，开始像在家一般大吵大闹。克劳蒂怕被人发现他们是逃家的孩子，就对杰米说："我们快下车，去坐火车吧，待会儿我再告诉你细节。"

杰米再度有受骗的感觉："火车？我们不能搭便车去纽约吗？"

"搭便车？搞不好会被绑架或被抢劫。"克劳蒂答道。

"被抢？你干吗那么担心？反正大部分的钱是我的。"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虽然花的大都是你的钱，但这一切却是我出的主意。我们得搭火车。"

"胆小鬼，专挑些没危险的路走，你为什么不逃到鸟不生蛋的地方……"杰米不停地抱怨着。

他们一面下车，一面跟对方吵架，完全忘记要小心谨慎这回事。

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克劳蒂寄了两封信。

杰米问："那是给谁的？"

"一封是给爸妈的，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离家出走，要他们别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他们大概明后天就会收到了。"

"那另一封呢？"

"另一封是玉米脆片盒子上的印花卡。如果你把上面印有星星图案的

印花寄回去，就可获赠二十五分钱。可以添点奶粉钱，上面是这么说的。”

“你早应该寄的，那样我们就可以多二十五分钱用了。”

“可是今天早上我们才刚吃完第二盒玉米脆片。”

他们及时到达格林威治车站，可以搭十点四十二分的火车。这辆车并没有挤满通勤者或购物的老太太，所以克劳蒂一节车厢、一节车厢慢慢地走，直到找到两个空位为止。但她却不是很满意，因为椅垫的蓝丝绒上有灰尘和棉絮。一路上杰米不断想说服克劳蒂，中央公园才是他们理想的躲藏地点。克劳蒂任命他为财政大臣，他不但得负责管所有的钱，还需记帐和节约开支。过了一阵子，杰米渐渐觉得大都会可以提供几个好处，也可能会有精彩的事件发生。

在前往纽约的途中，克劳蒂不再有最初那种后悔带杰米一道来的心情。事实上，当他们抵达纽约车站，步入地下道前往月台时，克劳蒂开始体会到有杰米随行的重要。他的钱和收音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曼哈顿至少需要两个人的勇气才能面对各种即将发生的事。

躺在了王后的床上

他们一走上人行道，杰米就像个真正的财政大臣似的作了—项决定。

“我们就从这里走到博物馆去吧！”

克劳蒂惊叫一声：“走路？你知道从这里走到那里，需要走四十条街呢！”

“那坐公共汽车要花多少钱呢？”

克劳蒂又叫起来：“坐公共汽车？谁说我们要坐公共汽车，我要坐出租车。”

杰米摇摇头：“克劳蒂，你简直是疯了，竟然想要坐出租车！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收入，你不要再这么奢侈了，好不好？我们现在花的是我们的钱，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记得吗？”

“你说得对，出租车是贵了一点，坐公共汽车比较便宜，只要花二十分钱，我们还是坐公共汽车吧！”

“一个人就要二十分钱，加起来不就是四十分钱了吗？不行，不能坐公共汽车，我们还是走路吧！”

“这样会把皮鞋都走破的，我们一定得走路吗？”

杰米很肯定地答道：“当然。”

“我们该走哪条路呢？你真的打定主意了吗？”

杰米脸上的表情给了克劳蒂答案。克劳蒂叹了一口气，难怪杰米能存下二十四块钱。他不但是个赌徒，还是一个小气鬼。

“如果他真是这个样子的话，”克劳蒂心里想，“我绝对不会再跟他要公共汽车钱了，我宁愿自己受苦，也绝不会让他知道。但是，当他知道我已经因为过度疲惫而崩溃的时候，他就会后悔了。我要静静地让自己崩溃。”

于是克劳蒂对她弟弟说：“我们最好走麦迪逊路，如果我们走第五街的话，会看到很多高级商店，那会引诱我们花很多钱的。”克劳蒂不能跟杰米并肩一起走，因为她的小提琴盒不断地碰到杰米，于是杰米便走到她的前头。走了一段路，克劳蒂渐渐放慢了脚步，她相信那是因为体内积了太多的二氧化碳的缘故。虽然她已经上了六年级的荣誉班，但是杰米却没有学过什么叫作生理疲劳。这时杰米的脚步反而加快了，不久，他已经远远超过克劳蒂一条街了。但是，只要一遇到了红灯，他们就会碰头，到了碰头的时候，克劳蒂就告诉杰米一在麦迪逊街跟八十街的转角处等她。他们要在那里转到第五街。

她发现杰米站在十字路口，拿出罗盘来查看方向，当他们左转的时候，杰米说，他们现在正朝西北方向前进。克劳蒂感到十分疲惫，而且觉得脚趾、手指、鼻子都很冰冷，其余覆盖着厚重冬衣的部分则不停地冒着汗。她向来不喜欢太冷或太热的感觉，更讨厌同时觉得又冷又热。她模仿杰米的声音说：“朝着西北方向前进，朝着西北方向前进。难道你就不能像一般人一样，说左转或右转吗？你以为你是在非洲打猎呀？我敢打赌，自队亨利·哈德逊之后，再也没有人在曼哈顿使用罗盘了。”

杰米没有回答，他快速地绕过八十街的转角，手放到眼睛上当作遮阳板，朝着街道远处望去。克劳蒂很想找个人大吵一架。她体内的热气和怒气，正烹煮着逐渐增加的二氧化碳，如果她再不发泄一下，很快就会爆发出来了。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应该要尽量不引人注目吗？”她要求她的弟弟。

“什么叫不引人注目？”

“就是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啊。”

杰米四下张望：“我还以为你很杰出呢！克劳蒂。纽约真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没有人会有空注意别人在干什么。”

克劳蒂纠正他：“谁说的，一定会有人在注意。”她看着杰米，却发现他正在笑。她心一软，不得不同意弟弟的看法，自己的确很杰出。纽约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这儿被称作是个杰出的人，使她心里的气消了不少，愤怒的泡泡也溶化了。当他们到达博物馆的时候，她已经不再生气了。

当他们从第五街进入博物馆大门的时候，警卫在他的计数器上面又加了两个人。通常警卫只计算进去的人数，而不管到底有多少人出来。（我的司机薛尔登有一个朋友叫毛里斯，就在大都会博物馆担任警卫。我已经叫薛尔登从毛里斯那里收集一些情报。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毛里斯很喜欢谈论他的工作，他什么都愿意讲，只除了有关保安的事情。一旦你问到他不愿或不能回答的问题时，他就会说：“恕难奉告，这是机密。”）

当克劳蒂跟杰米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一点钟了，博物馆里十分拥挤。一般来说，星期三通常会有两万六千多人前来参观，他们将这二十英亩大的地方挤得满满的，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外一个房间。每到星期三的时候，许多老太太会趁着百老汇日间剧场开演之前，先来这里打发时间。她们成双成对地走着，你可能很容易地认出她们；因为她们总是穿着样式相同的高跟鞋，就是鞋子边缘有花边装饰的那一种鞋子。观光客也通常会在星期三来参观博物馆；你也很容易辨认他们，因为通常男士们都会带照相机，女士则看起来一副脚很酸痛的样子，这是由于她们总是穿很高很高的高跟鞋。（在这里我又要唠叨一句：爱美别怕人受罪。）此外，还有许多艺术系的学生，他们每天都会来，他们也是成双成对地走着。你也可以很容易辨认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带着相同的黑色素描本。

（沙松伯格，这些好戏你全都错过了，真是丢人啊！你从来不会让你那光鲜的皮鞋踏进这个博物馆的。每个星期都有二十五万以上的人来参观博物馆。他们来自曼卡多、堪萨斯，因为那里没有博物馆。也有来自法国巴黎的观光客，他们都是免费入场的。这就是逛博物馆的好处，不但宏伟、华丽，而且一毛钱也不用花。这够复杂了吧！至少对杰米来说，是够复杂的了。）

没有人会认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背着书包和乐器盒来这里参观是奇怪的事——尽管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在学校上课。毕竟博物馆每天都会有大约一千名的学生来参观。入口处的警卫只是叫他们停下来，要大家把琴盒或是书包留下来，博物馆的规定是：不准带袋子、食物或雨

伞入内。但警卫是不会检查书包里放了什么东西的。不管规不规定，克劳蒂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在寄放物品的柜台旁边有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免费存包"。她想这下杰米可不能抗议了。

克劳蒂的计划是，在四点半时从博物馆大门出去，五分钟之后再从停车场和儿童博物馆之间的后门溜进去。这样一来，他们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了。第一，别人会看见他们已离开博物馆。第二，当他们在外面闲逛时，不必提行李。第三，在这里寄放物品是免费的。

克劳蒂检查了一下她的外套和行李。杰米则因为穿着滑雪夹克到处走动而被旁人埋怨。杰米不肯把夹克脱下来，是因为夹克的拉链拉上时，正好可以遮住他那节露出来的肚皮。此外，夹克内的厚绒布衬里还可以减弱他那二十四块钱所发出来的声音。克劳蒂绝不会让自己穿那么热的衣服，但杰米却喜欢流汗，喜欢事情变得很复杂。

折腾了大半天，两个人现在只想吃午饭。克劳蒂打算在一楼餐厅吃饭，但杰米却想在楼下的点心店吃。他认为那里不会太豪华，而且较便宜，他既然身为财政大臣，又握有否决权，而且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气鬼，当然一切得照他的意思办。当克劳蒂看到点心店时，她松了一口气，那里虽然不华丽，但相当干净。

杰米对价格大感不满。进餐厅时他们有二十八块六十一分钱，但出来时只剩了二十七块十一分钱，而且肚子仍然很饿。他问道："克劳蒂，你知道食物会这么贵吗？现在你得庆幸我们没坐公共汽车。"

克劳蒂可不这么想。她对没搭公共汽车的事依然耿耿于怀。她心里有一点气，为何她的父母、弟弟都那么小气，现在她才离家不到一天的时间，却已经开始为钱烦心了。她故意不回答杰米，但杰米并不在意，他整个人完全沉浸在财务问题之中。

忽然杰米问："你想我可不可以找个警卫来玩牌？"

"这太可笑了吧？"克劳蒂说。

"有什么可笑的？我带了牌来，一整副牌呢！"

克劳蒂说："这样不是明摆着要引人注意吗？博物馆的警卫每天看那么多人的脸孔，可能都没什么印象，但我相信他一定会记得跟他玩牌的男孩。"

杰米情不自禁骄傲地说："从二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欺骗布鲁斯，现在他仍被我蒙在鼓里。"

"所以你以为你一定会赢吗？"

“没错！而且他总是分不清什么是杰克、皇后和国王。”

“你为什么要骗自己的好朋友？”

“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复杂吧。”

“好了，现在先别担心钱的事，先想想等一下他们把博物馆锁起来的时候，我们要躲到哪里去？”

他们从服务台拿了免费的地图。克劳蒂决定，当博物馆闭馆后、而警卫仍未离开前的那段时间，她先躲进女厕，而杰米则先躲到男厕去。

“你就躲到一楼餐厅旁的那间厕所！”她对杰米说。

“我才不在男厕里过夜呢！瓷砖地板很冷！我制造的噪音已经够大了，厕所的回音还更大。”

克劳蒂耐心地对杰米说：“你在男厕里找间厕所进去，然后站上去。”

“站上去？站到哪里去？”杰米很心急。

“就是站上去嘛！”

“你是说站到马桶上吗？”杰米总是要把每件事说得一清二楚才甘心。

“要不然还会是哪里？厕所里除了马桶还有什么呢？要记得把头低下来，稍微把门打开一点。”克劳蒂一口气说完。

“脚站上去，头放低，门打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敢说警卫检查厕所时，会瞧门下面有没有脚露出来。我们必须待在那儿。直到所有的人和警卫离开为止。”

“那值夜的守卫怎么办呢？”杰米问道。

克劳蒂表现出很有信心的样子：“没错，一定会有值夜的守卫人员。但他大半会去巡查顶楼，以免有入闯入。而我们早已在里面了。听说守卫的步伐轻得像猫，我们会慢慢了解他的习惯的。馆内一定装了防盗警铃，所以千万别碰到窗户、门或墙壁上挂的画。现在赶快去找地方过夜。”

随后他们溜到法国和英国精致家具展览室。克劳蒂确信她已选到了全世界最雅致的藏身处。她想坐在为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而设的沙发椅上，或者至少在她的写字台边坐一下也好。但四处都有牌子写着："禁止入内"；而且有些椅子四周都系着丝绳，防止人们坐下或接近。她只好等到灯熄了以后，再当玛丽·安东尼特王后。

最后，她发现一张床，她觉得如果他们能睡在上面过夜，那就太完美了。这张床有很高的篷顶，一边由雕刻精致的床头板支撑，另一边由两很大柱子支撑。（沙松伯格，我对那张床很熟悉，因为它跟我的床一样巨大、做工精细，而且都是自十六世纪传下来的古董。我曾经想把我的床捐给博物馆，但伍德梅先生先捐赠了这张床，使我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可以好好地享有我的床，而不会因博物馆缺少了它而有罪恶感。此外，我也不是那种喜欢捐东西的人。）

克劳蒂向来认为自己很适合这些精致的东西。但杰米却认为千辛万苦地离家出走，却只是睡在另一张床上，实在没有一点挑战性。他倒宁愿睡在厕所里。后来克劳蒂把他拖到床脚，要他看上面的告示。

杰米念着："请别踩这个东西。"

克劳蒂知道他故意乱念，于是自己大声念道："这张床是艾米·罗伯莎特被谋杀的现场，她是罗伯·都德林王的第一任太太……"

杰米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你知道吗？若以姐姐和一个小题大作的人相比，你还算过得去吧！"

克劳蒂也不甘示弱："杰米，你知道吗？若以弟弟和一个小气鬼相比，你也还算过得去吧！"

那一刻，忽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虽然他俩都曾经试着跟我解释这件事，但是仍然讲不清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从未告诉他们，因为用语言来解释事情往往会越描越黑。尤其是不该告诉克劳蒂，她在解释时用的字眼实在太多了。）

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克劳蒂和杰米突然成为了同一阵线上的人，成为了真正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像队友般一同离家出走，但感觉却不像今天这么好。他们成为队友并不表示彼此间不再争论，而是争论已成为这趟历险的一部分。外人可能完全感觉不出来，因为那种队友的感觉只有当事人才清楚，你可以说那是一种关心，或者称之为爱。它同时发生在两个人身上，发生在两个将共处许多时光的姐弟之间。

接下来，他们照着计划行事：走出博物馆，再由后门进入。当门口的警卫要检查他们的琴盒时，克劳蒂告诉他，他们要去找妈妈，便顺利地进去了。他们藏身在人少的地方，等到闭馆的铃一响，便立刻躲到厕

所去了。

他们一直待在厕所里等到五点半，确信所有的人都走了，才出来会合。在冬天，五点半时天色就已暗下来了，但似乎没有其他地方比大都会博物馆更黑。它的天花板很高，所有的空间都被黑暗笼罩住，他们好像走在有好几英里长的长廊中，幸好走道够宽，不用怕撞到东西。

最后，他们来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陈列室。杰米马上爬上床准备睡觉，那时才六点而已。他以为自己会因疲倦不堪而立即入睡，但他的肚子很饿，以致无法入睡。而且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起床换上睡衣，感觉似乎好了一点。克劳蒂也换了睡衣，她的肚子也很饿，而且浑身不舒服。为什么这么富丽堂皇的床会有股霉味？但愿能把它拿了去好好洗一洗。

杰米躺在床上仍觉得很不自在，他一直担心会被逮住。克劳蒂由于一切都有周详计划，所以并不太忧虑。但他们两人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跟会不会被人逮住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杰米想了又想，终于有了结论："我忘了刷牙！"

克劳蒂说："你不必每餐饭后都刷牙啊！"两个人忍不住相视而笑。"我保证，到了明天，一切会更上轨道的。"

由于比在家时的睡觉时间早了许多，克劳蒂怎么也睡不着。她怀疑自己得了恶性贫血症，或许每天的紧张、压力已经把她击倒了；也可能是因饥饿而头昏眼花，她开始打哈欠。

其实她根本不必担心。这是个不寻常而且忙碌的一天。她躺在偌大的博物馆里，身旁躺着温暖而默不作声的弟弟，她突然感到很欣慰——一种宁静的欣慰。安定感从头部直透她的脚底，通过她的心灵。现在她已忘掉了压力，她的四肢全然放松。她的脑中只想到：飞翔、毛皮、香蕉和平安。即使是守夜人的脚步声，也只是在这无声的摇篮曲中，增添些许的音符而已。

等守夜人离开之后，姐弟俩轻声地互道晚安，然后便沉沉睡去。他们睡得很熟，沉浸在温柔的夜中，一点也不担心被人发现。（当然了，沙松伯格，那张床四周的布幔可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忍饥挨饿

第二天，克劳蒂和杰米很早就醒了，天色依然昏暗。他们的胃就像挤光牙膏的牙膏管，饿得发慌—而且还是特大号的牙膏管。在管理人员

来上班之前，他们就得先起床，以免被别人看到。他们实在不习惯这么早起床，也不习惯不洗脸、不刷牙，尤其不习惯这么饥饿。

他们默默地穿好衣服。在这一大清早，他俩都感到格外寒冷，这种寒冷的感觉一定是体内的血液由于一时无法适应如此寒冷的清晨，而发出了信号。克劳蒂最害怕刚脱掉睡衣，还未换上衣服的那一刻。所以每次在脱下睡衣之前，她都会先把要穿的衣服平放在床上，以便尽快穿上身。但每次她换衬裙时动作总会比较慢，因为她想多闻一闻衬裙四周洁净的棉布气味。除了典雅的事物之外，克劳蒂还喜欢美好干净的气味。

等他们穿好衣服，克劳蒂小声地对杰米说："快先把书包和琴盒藏起来，然后各就各位。"

他们决定把东西分开来藏，万一管理员发现其中一样，另一样还会在。他们在离家之前，就已经把琴盒和衣服上所有可供辨认身分的记号都除去了。这是任何一个哪怕只看过一个月电视的小孩都会做的。

克劳蒂把琴盒放在没有盖子、雕刻精美的罗马大理石的石棺里，因为它比一般人的身材要高，不易被察觉。杰米帮她把琴盒举起来，好让她能放进石棺内。另外她把书包藏到法国家具展览室的绣屏后面。杰米想把东西藏到木乃伊的墓里，但克劳蒂认为这样做反而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大都会博物馆里的埃及馆离他们睡觉的地方太远，实在没必要自讨苦吃。所以杰米的喇叭盒便藏在一个巨大的瓮里，书包则整齐地塞在中世纪一座雕像后的布幔里。可惜管理员把博物馆内家具的抽屉全都锁了起来，怎么也打不开，使杰米无法图个方便。

所谓"各就各位"是指当工作人员来上班、尚未对外开放参观的那段时间内，克劳蒂和杰米得各自爬回厕所待着。他们先梳洗、刷牙，然后才去躲起来。第一天早上，因为他们不敢断定工作人员何时会来，所以早早就乖乖去躲起来。当克劳蒂低头蹲着时，她的胃也像整个博物馆长廊一样空荡和沉寂。她简直快饿昏了，只好想尽办法不去想吃的东西。

那天早上杰米犯了个错误，差点被逮个正着。当他听见厕所中有水流声时，以为是某个男游客进来洗手。他看了看手表，时间是十点零五分。他知道十点是博物馆正式开放的时间，于是他便走出厕所。没想到竟碰到来装水的工友。他正弯腰拧拖把的水，忽然看见杰米的双脚出现在他眼前，着实吓了一跳，不知道杰米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你打哪儿来的？"工友问道。

杰米笑着点点头："我妈总是说我来自天堂。"他很有礼貌地敬个礼，随即走了出去，心中为自己能机智地化险为夷而暗自高兴。他忙不迭地跑去告诉克劳蒂，但饥肠辘辘的克劳蒂听了，却无法挤出一丝笑容来。

博物馆的餐厅十一点半才开门，而点心店还要更晚才开始营业，他们只好到博物馆外吃早餐。杰米分给克劳蒂和自己各十个五分钱的硬币。他们站在一个自动售货机前，杰米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起司三明治；克劳蒂只吃了麦片和凤梨汁。杰米吃完之后仍然觉得饿，于是对克劳蒂说，如果她要的话，还可以拿二十五分钱去买个派。克劳蒂听了便大骂杰米一顿，要他不可暴饮暴食。早餐就是早餐，午餐再另外吃。对于克劳蒂要保持正常生活习惯的“小心眼”，杰米一肚子埋怨。

第二天，一切更上轨道了。他们知道剩下的钱不足以应付每日两餐的花费，便到超市买了几包花生饼干藏在口袋里，准备晚上充饥时用。此外，他们决定中午混进学生团体里，到点心店吃午餐，那儿的东西不但物美价廉，而且在人群中可以避免引人注目。

一回到博物馆，克劳蒂便告诉杰米，“他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第三个孩子像他们一样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因此他们决心要走遍博物馆的每个角落，仔细学习，一次学一样。（或许克劳蒂不知道整个馆藏共有三十六万五十件艺术品。就算她知道，她也不会认为实行起来会有困难。她的野心很大而且多元化，就跟博物馆的特性一样。）每一次他们轮流选一个不同的展示馆去参观，就好像电视节目表一般。杰米认为每天学一样东西就跟天方夜谭一样，而且毫无必要。他觉得这次的离家历程虽然有趣，但似乎有尽快结束的必要。为了不让克劳蒂失望，杰米选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展示馆。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文艺复兴，只是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很重要，而且似乎馆藏会很丰富他估计克劳蒂很快就会因绝望而放弃参观学习这个计划。

克劳蒂让弟弟先选主题时，心想他一定会挑武器类的展示馆。她对那些东西也挺感兴趣的，而且大约看个两天就够了，那么下一次她就可以选不同的主题。

克劳蒂对杰米的选择大感意外。她除了网球、芭蕾、潜水等课程成绩优异之外，去年她还选修了艺术欣赏课，她的艺术老师曾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以人类形式赞颂神的时期。就她所猜想，那是个裸体的时期，因为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喜欢热情澎湃、裸胸露臂的女人。克劳蒂很惊讶杰米竟会选这个主题；她认为他年纪还小，不太适合看这类展览。但她怎么也想不到杰米是为了使她觉得乏味才这么做的。现在她有点进退两难，只好跟弟弟一同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展示馆走去。

如果你想在纽约做某些事情，至少会有两千人跟你有着相同的想法，而另外还有一千人会排队等着去做。这天也不例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展示馆外就至少有一千人在那儿排队等着。

克劳蒂和博物馆对拥挤的群众早就习以为常了。这就是纽约，拥挤

是纽约的代名词之一。

（沙松伯格，对许多艺术家而言，“拥挤”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名词之一。那个时期的艺术活动十分活跃，如果想记录意大利十五、六世纪艺术家的种种事迹，就跟想记载一九五○至一九六○年美国税法的演变一样困难，而且都很复杂。）

他们走到楼梯顶端时，一名警卫说：“队伍请排在右边，而且要排成单行。”所有的人全都照着做，因为没有人想惹恼警卫，或引起他的注意，而且大家都排好队，就没有人敢插队了。女士们的腋下多半夹着笔记本，男士的手臂上则搭着外套；想前进一步实在不容易，仿佛置身于一张大铁网中。克劳蒂和杰米也像其他小孩一样排队等候着。他们把脖子伸来伸去，眼睛拼命往前面那些大人的肩膀空隙间张望，但全是白费力气，除了前面大人所穿的外套，其他什么也看不见。克劳蒂除了杰米的脑袋和杰米前面那个人的外套，其他什么也没看到。

突然，他们看到一个摄影师沿着队伍走来。他扛着一架很大的黑色照相机，相机套子上印有《纽约时报》的字样。杰米企图将脚步挪向摄影机。他虽然不知道那个人要拍什么，但却想让自己上报。有一次，他们班到消防队参观时，照片就上过报。杰米买了七份报纸，用有照片的那一版包书皮，等书皮快破掉时，他又用透明的书套把它包起来。现在那些书还保存在家里的书架上。

但克劳蒂却意识到有些危险。她知道自己是离家出走的孩子，自然不希望自己的行踪被纽约任何报社披露出来；尤其现在她的父母一定正急着找他们。而格林威治也一定会有人看《纽约时报》，然后互相通报消息。这不仅仅是一条线索，更像是在公共汽车上张贴寻人启事一般醒目。“杰米为什么不会避人耳目？”克劳蒂用力推了他一把，杰米差点撞到前面的人。他回过头，狠狠瞪了克劳蒂一眼；克劳蒂却没注意到，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展览室了。

展览室有座天使的雕像，手臂弯曲，表情十分圣洁，摄影师为它拍了好几张特写。当克劳蒂经过那座雕像时，心想那是她所见过的最美、最优雅的小雕像了。她实在很想停下脚步，仔细欣赏，但人潮却迫使她不得不往前走。当杰米走过雕像旁边时，心里想的却是，刚才克劳蒂推了他一把，他一定要讨回公道才行。他们随着队伍走到了文艺复兴馆的尽头。当引导他们前进的绒绳终止时，前面便是通往大厅的楼梯。克劳蒂仍对那座天使的雕像念念不忘，那真是一座很美的雕像。但博物馆里其他的东西也都很美，例如，她藏小提琴盒的那个石棺。摄影师为什么独独钟爱那座天使雕像？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殊原因。明天铁定会有有关它的报道，只要明早看报，一切自然见分晓。

她对杰米说：“明天我们得买份《纽约时报》，看那些照片。”

杰米对克劳蒂推他的事仍怀恨在心，心想干吗要买报纸，他又没上报。他决定用他握有的财政大权去打击克劳蒂。他答道："我们可买不起《纽约时报》，那得花十分钱呢！"

"我们一定得买份报纸才行。难道你不想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重视那座雕像？为什么人人都争着要看它呢？"

杰米却认为，让克劳蒂明白她不能平白在别人面前推他，要比她的好奇心更重要，因此他说："喂，或许明天你可以趁别人站起来时推他一把，抢走他的报纸。我怕我们的预算不容许我们多花这笔钱。"

他们又走了一段路之后，克劳蒂坚定地说："无论如何，我会想出办法的。"

她同时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他们不应该轻易错过这学习的大好机会。"既然今天无法仔细看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展示馆，那就先去看看埃及展览室吧！"

虽然杰米不喜欢上课，但他喜欢木乃伊，于是他们便一同前往埃及馆。在那儿，他们碰到一个来参观的班级。那些学生身上都佩戴了一张蓝色的图片，上面用彩笔写着："XX小学六年级"。他们全都团坐在木乃伊的棺木四周，议论纷纷；老师则坐在一些折叠椅上。克劳蒂和杰米走进那群人，不久便成为学生群的一分子。一个年轻的博物馆女解说员为他们讲解，使他们获益良多。他们这才知道，不去上课，还是可以学到东西的。那个解说员告诉他们木乃伊的制作方法；并且说明由于埃及气候干燥，所以很适合保存尸体。此外，她还提到如何挖掘墓穴，以及一位美丽的埃及公主的故事；并告诉大家可以在另一个馆看到她的珠宝首饰。最后，她问大家对木乃伊还有没有什么疑问。（既然这是学生团体，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他们会做些什么：至少有十二名学生在互相打来打去；另外有十二名在想午餐要喝什么；有四名学生很想喝水，担心不知还要等多久。）

只有杰米提出问题："制作一个木乃伊得花多少钱呢？"

那漂亮的解说员以为杰米是其中一名学生，老师则认为杰米是被安排在团体中激励学生发问的；全班学生都知道杰米是个冒牌货，他们知道克劳蒂也是。好在那班学生都很有教养，没有故意揭穿。只是杰米提出的问题，至少让十个学生停止打斗，六个学生忘了吃午餐的事情，而有三名很渴的学生也不觉得那么想喝水了。那一刻，克劳蒂真的很想用浸泡木乃伊的液体涂满杰米全身，将他"防腐"一下，好教教他什么叫"不引人注目"。

那名解说员告诉杰米："有些人存了一辈子的钱，才能够成为木乃伊，那笔费用的确很昂贵。"

一名学生突然大叫起来："那不是要他的命吗？"

大伙全都笑了，随即拾起铺在地上的橡皮垫往另一个房间走。克劳蒂本想拦住杰米，但瞥见那个房间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珠宝时，又忍不住跟了过去。经过简短的介绍之后，解说员便向大家道别，并表示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购买有关埃及的小册子。杰米问解说员会不会很贵，解说员笑了笑说："有些跟一份报纸一样便宜，有些则比较贵。"

杰米往克劳蒂那儿望去，她看起来就像她身旁那只铜制的埃及猫雕像一样地满足。两者唯一的差别是，那只猫戴了很小的金耳环，而且看起来比较不惹人厌。

第二天，他们还是拿到了《纽约时报》。但不是买的，而是有个男人在买珠宝复制品时，不小心留在柜台上的，他们顺手偷了过来，并火速溜出博物馆。

他们在快餐店吃早点时，克劳蒂一边吃一边忙着看报。由于昨晚只吃了一些饼干和烤栗子裹腹，所以她特别多点了些食物。挨饿是她出走行动中最感不便之处。她恨不得把杰米给她的每一分钱都花个精光。她买了通心粉、烤豆子和咖啡等，杰米也一样。

他们想知道的消息就刊登在二版的第一页，标题是："破纪录的人潮围观博物馆新购进的展览品"。上面附了三张照片：一张是拥挤的人群；第二张是雕像；第三张是博物馆长和他的助理。全文如下（沙松伯格，你能在我的档案里找到原版的报纸，它就存放在我办公室北边靠墙的第七个柜子里。）：

"据大都会博物馆人员指出，约有十万名游客走了很长的阶梯，为了一睹新购得的展览品的风采。那是一座二十四英寸高的雕像，名为'天使'。它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可能是意大利名家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如果证实它确是米氏早期的作品，那这将成为艺术史上博物馆所达成的最便宜的一笔交易了。这是博物馆去年在一个拍卖会上，以两百二十五美元购得的。不久前法兰兹王子以五百万美金买了一小幅达芬奇的画，而达芬奇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由此可见，博物馆这次成功的交易会引起那么大的骚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去年，在柏奈特艺廊介绍拍卖品时，馆长碰巧看到这座雕像，立即将它买下。一开始，他就怀疑这可能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而且之后得到其他博物馆人员的附议。但大伙都三缄其口，以免造成标价上扬。除了博物馆人员外，还有外国的艺术专家也加入了研究的行列。他们大都认为，这座雕像可能是米开朗基罗二十岁左右时期的作品，大约完成于四百七十年前。

“这座雕像是柏奈特艺廊向巴西欧-法兰威勒太太购得的。她宣称是在二次大战前，向一名意大利波隆那的贸易商购买的。法兰威勒太太住在六十三东街；那一区长久以来便是曼哈顿的名人区，被公认是西半球最精致的私人艺术品收藏地。不过，也有人认为那儿是优、劣品的大杂烩。法兰威勒太太三年前关闭了她的精品店，从此，各大艺廊和拍卖会都可以发现她重要的收藏品。

“法兰威勒先生因玉米油工业和开发各种玉米产品而致富，死于一九四七年。法兰威勒太太现在住在康涅狄克州伐明顿乡下。她的家曾开放给世界一些艺术、商业，以及政界名流前往参观，现在则只准她的幕僚、顾问和一些好友前来。法兰威勒夫妇没有小孩。

“一位博物馆发言人昨天说：‘不论是否能证实这座雕像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我们都很高兴能买到它。’虽然米开朗基罗最有名的是他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的画作，但他向来认为自己是个雕刻家，而且以大理石雕刻为主。至于博物馆到底是不是买了他较不成名的作品，仍有待观察。”

如果克劳蒂的兴趣稍微广一点，如果她从第一版的国家新闻开始看，然后再接着看二十八页，她就会看到一小则报道。报道地点是康涅狄克州的格林威治，钦卡德夫妇有两个小孩自星期三便失踪了；但该文并未提到任何线索，例如克劳蒂的信。据说当时他们身穿尼龙布制的滑雪夹克一这个线索一点帮助也没有，在美国十个小孩有九个都是这么穿的。消息又指出，克劳蒂的眼睛和皮肤都是深褐色的，长得很美；而杰米有深褐色皮肤和棕色的眼睛。康涅狄克州达立恩和史坦福以及纽约契斯特港城镇的警方都已在密切调查中。（沙松伯格，你看，克劳蒂轻易地就找到了有关雕像的报道，却连第一页都没看。我不是常告诉你寻找的过程要比目的更有价值吗？当你在我的档案里找资料时，千万要将这句话放在心上。）

克劳蒂和杰米对那则雕像的报道大感兴趣。克劳蒂还看了两次，把它背下来。她认为那座雕像不仅是全世界最美的，也是最具神秘色彩的。

杰米说：“我认为两百二十五美元并不便宜。我这辈子还不曾有过那么多钱呢！就算把我的生日和圣诞节得到的钱全部加起来，也不到两百二十五元。”

克劳蒂说：“你不会认为两元二十五分钱很多，对吧？”

杰米说：“对。”

“那就对了。你可能觉得贵，但大多数的人不会。如果这雕像真的是米氏的作品，那它就价值两百二十五万元，而非两百二十五元。那就如同一夜之间，两元二十五分变成了两百二十五元一样。”

杰米想了一会儿，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等我长大，我一定要去考证，到底谁做了这座雕像。"

这就是克劳蒂想要的。自从她看了那篇报道，这个想法便一直盘旋在她的脑海中，现在终于有机会实现了。

"杰米，我们何不现在就去做呢？我们别再看博物馆里其他的东西了，我们专心去调查那座雕像吧。"

"我们还可以再加入班级旅游团吗？"

"当然可以。我们只是不必再把每样东西都。看得那么仔细，但仍然可以学点东西。我们要把精力全放在米开朗基罗的身上。"

杰米弹指叫道："我知道了。"他举起双手给克劳蒂看。"这是什么意思？"克劳蒂不解地问。

"指纹啊，笨蛋！如果那是米开朗基罗雕的像，上面一定有他的指纹。"

"指纹？五百年前的指纹？你要怎么判断那个指纹是米开朗基罗的？他又没有警察局的纪录。事实上，以前那个时代，不太可能流行指纹鉴定这种东西。"

"但我们可能在已知的米开朗基罗其他作品上采集指纹，再进行对比啊！"

克劳蒂一面吃烤豆子，一面仔细端详雕像的照片。

"杰米，你不觉得这座雕像很像某个特别的人物吗？"她双手环抱胸前，凝视远方。

"没有人会长得像天使的。"杰米回答。

"你想想看嘛，别管她的衣服或发型，只看她的脸。"她把报纸摊在杰米眼前，自己则保持原来的姿势。杰米仔细看了看照片。

"不知道。"杰米抬头说。

"你难道看不出一点相似之处？"

"不知道。"他又看了一遍，"你认为她像谁呢？"

“我不知道。”克劳蒂犹豫了一下。

杰米注意到她脸色泛红：“你怎么啦？发烧了？”

“别傻了！我只是觉得那座雕像很像我们家的人。”

“你真的发烧了吗？越说越离谱了。”

“我想可能是人当雕像的模特儿。”

“可能是某个肥胖的老女人吧！只是雕刻刀不小心滑了一下，所以才雕成一个苗条的天使。”

“杰米，你脑子里有的只是一大堆幻想，就像小红帽里的大野狼一样。”

“我喜欢那种冒险进取的精神。”

“我也是。但我要的不只是这些而已。”

“我们要去找指纹了吗？”

克劳蒂想了又想：“我们可以找找看，那也是一条线索，但我认为可能不太管用。”

第二天，来博物馆看天使雕像的人潮更多。除了报纸的报道引起人们的好奇之外，阴沉的天气也是原因之一。通常人们都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去博物馆参观。有些许多年不来博物馆的人来了，更有些从未踏入博物馆一步的人也来了。他们依赖地图、地铁服务员以及警方的指引，才找到了正确地点。（沙松伯格，我很惊讶，报纸将我的名字与米开朗基罗连在一起，也无法让你有到博物馆去的冲动。如果你去了，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难道你只注意你孙子、孙女的照片？难道你感受不到米氏散发的魔力吗？至今我仍深深为他着迷，因为他的作品是上帝的杰作。当克劳蒂再次挤在人群中，她感受到了，那种神秘感笼罩着她，震撼了她的心。）

当拥挤的人群和警卫催促大家走过天使雕像的前面。克劳蒂和杰米实在很懊恼。这样怎么找指纹呢？于是他们暗自决定等人潮退去，只剩下他俩时，再好好来研究一番。克劳蒂想借着这座雕像来突显自己的重要。她要揭开这个谜，同样的，它也会给她带来一些转变，至于是什么转变，她也不太清楚。当他们又到达后面的楼梯时，克劳蒂问杰米：“杰米先生，今天我们和谁用餐呢？”

杰米答道：“我也不知道。克劳蒂小姐。我们要不要去找个适当的团

体呢？”

“就这么办吧！”

就这样，杰米伸出他的手臂，克劳蒂则把指尖放在他的手心上，一同下楼去。要选个适当的团体实在很困难，不是太老、太年轻、太小，就是全都是女生。但最后他们在美国馆找到一个很适合的团体。他们玩得很愉快，并学到许多有关殖民时期的艺术知识。后来他们还和那群人一起用了餐。他们故意老是待在后排，一副若即若离的样子。（沙松伯格，有些人一辈子也学不来这一套，但是，有些人却对此道十分在行。）

意外之财

他们已经离家三天了，克劳蒂仍坚持天天换干净的内衣。因为她是这么被带大的，她也坚持杰米必须要这么做。但洗衣服成为了一道难题，他们必须去自助店洗衣。那晚他们把所有的衣服自琴盒中取出，并想尽办法把它们塞进每一个口袋里。在冬天里衣服多穿一些没什么不好，只要最里面一层的衣服是干净的就万事大吉了。

星期六似乎是个做家事的好日子，这天不会有学校团体来博物馆参观。克劳蒂建议两餐都到外面吃，杰米也同意。她又提议去真正的餐厅，有桌布、有服务员的那种店吃；但杰米不同意，他那坚定的语气令她无法反对。

吃完早餐后，他们便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他们把身上所有的脏衣服掏空，把脏袜子脱下，没有人特别注意他们。也许前一个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用十分钱买了肥皂，又投了二十五分到洗衣机里，从玻璃门可以清楚地看到肥皂水和衣服不停搅拌的过程。烘干每十分钟十分钱，但完全烘干得花二十分。等一切都完成之后，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因为衣服全变得花花绿绿的，一点也不高雅。虽然明知洁白的内衣不该和花花绿绿的袜子一起洗，但为了省钱，只好将就了。

“至少，闻起来很没味儿就够了。”克劳蒂说。

杰米说：“我们去布明德百货公司看电视吧！”

“今天不行。我们得快去查雕像之谜。因为明天博物馆下午一点才开门，我们正好有一整个早上可以好好利用。今天得先研究一下文艺复兴和米开朗基罗，我们可以去四十二街的图书馆查资料。”

“那改去梅西百货公司看电视也可以！”

“去图书馆，杰米先生！”

“去贝尔百货公司！”

“图书馆！”克劳蒂仍坚持她的意见。杰米也只好同意了。

他们将洗好但染了色的衣服又装回口袋里，往门口走去。克劳蒂突然转头对杰米说：“我们可不可以……”

杰米没等她说完，便说：“不行，亲爱的克劳蒂小姐。我们没有坐车的基金。走路吧！”他伸出手臂，克劳蒂将戴了手套的指尖放在杰米的手上，开始徒步去图书馆。

一到图书馆，他们便去服务台询问，哪里可以找到有关米开朗基罗的书。服务员先指引他们去儿童馆阅览室；当那里的馆员知道他们的来意，便建议他们去五十三街的唐耐分馆。杰米原以为克劳蒂会因此而打消念头，但她没有，她甚至不介意会经过第五街。她的决心使杰米深信星期六注定要这么度过了。到了分馆之后，他们先查了一个简介，然后由艺术室的馆员协助他们找到克劳蒂在书卡上查到的书，而且还多拿了几本相关的书给他们。克劳蒂很喜欢这一点，她向来喜欢这种被别人服务的感觉。

克劳蒂以为看一个早上的书，就可以成为专家。她没带笔和笔记本，所以她决定把看过的资料全记在脑子里，而且她也不像别人可以有很多时间慢慢看。

她充分展现出一个董事长应有的管理才能。首先，她让杰米浏览所有米氏作品的图册，先找出天使雕像，而她则负责阅读文字部分。每本巨著，她只翻看几页，因为实在太厚了，一下子难以消化。她看了一会儿，便去帮杰米找图片。

“你该看文字的！”杰米说。

“我只是想轻松一下嘛！眼睛得休息一会儿。才不会太疲劳。”

“我没有看到任何像天使雕像的图片！”杰米叹了口气。

“继续加油，我再来多看些解说。”

几分钟之后杰米打断她说：“他在这儿！”

“这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天使，根本不是女的嘛！”

“当然不是。这是米开朗基罗本人。”

克劳蒂强辩说：“我知道。”

“可是两分钟前你明明不知道，还以为我给你看的是天使雕像的照片。”

“嗯……我是说，他的鼻子被打断了，他年轻的时候打架被人打断的。”

“他是少年犯吗？或许档案里有他的指纹。”

“别傻了！他是个火爆脾气的天才！你知道他在世时就很有名了吗？”

“是吗？我还以为所有艺术家都要死后才会成名，就像木乃伊一样。”他们又研读了一段时间。杰米突然说：“你知道吗？他的很多作品都遗失了。因为有很多画作下都有括弧，上面写着‘遗失’。”

“怎么会呢？雕像又不像雨伞，会不小心丢在出租车里。”

“当然不会掉在出租车里，只是失去踪影而已。”

“失去踪影？”

“就是不见了嘛！有一堆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都不见了，有画作，也有雕刻作品。”

克劳蒂略有所悟地说：“那个小天使也在遗失的行列吗？”

“天使和丘比特有什么差别？”杰米反问克劳蒂。

“你问这个干吗？”克劳蒂有些不明白。

“因为有座丘比特雕像遗失了。”

“他们两者间的不同是，天使穿着衣服，长了翅膀，而且是基督徒。丘比特身上佩挂着弓箭，没穿衣服，而且是异教徒。”

“什么是异教徒？”杰米问，“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怎么知道。”

“是你说他们没穿衣服的。”

“异教徒和裸体又扯不上关系。异教徒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崇拜上帝。”

“哦！”杰米点点头，“博物馆里的雕像是天使，因为她穿了衣服，不知道有没有遗失的天使雕像……”他瞄了克劳蒂一眼。

到图书馆的时候，克劳蒂满心以为研究一个早上，就可以成为专家，但米开朗基罗伟大的艺术史着实令她自惭形秽，一种卑微的情绪使她十分不舒服，很想发脾气。而杰米却已经做完研究工作，内心愉快、充满信心。他觉得充分利用了一个早上的时光，看了很多图片，而且还知道了什么叫异教徒，收获良多。他向后靠着椅背坐，打了个哈欠。现在他对大卫、摩西、西斯廷教堂已深感厌烦，只想快点找到有关雕像的线索。他觉得自己所知道的足以辨别那座天使雕像是否是出自米氏之手。他只需要有机会去调查，而且旁边没有警卫的干扰。但问题是，那些专家们会接受他的意见吗？

“我想我们最好先知道那些专家是如何判断雕像是否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的，这要比了解米开朗基罗本人有用多了。”杰米说。

“我知道他们怎么研究的。他们先收集证据，像他的手稿、日记和买卖纪录等。然后他们会仔细研究那座雕像，看是用什么工具雕的以及雕刻的技巧。好比说，生活在十五世纪，是没有人会用电钻的。以前你为什么不跟我一道去上艺术欣赏课呢？”

“前年的暑假？”

“没错，就是在开学之前。”

“嗯……前年暑假我才刚刚念完一年级而已。”

“那又怎样？”

“你真讨厌！那时我刚会念英文字母呢！”

克劳蒂对杰米的解释无言以对，不过，杰米跟她的看法倒颇为一致：“我想最好先开始找线索，毕竟专家是不会像我们这样做的。”

克劳蒂的不耐烦渐渐浮现在脸上，她觉得必须和杰米大吵一架才行：“别傻了，专家们也会看这些书的，而且这些还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每天跟雕像住在一起。有人说

过：‘认识一个人有两种方法，一是跟他一起住，二是和他一起玩牌’。”

“至少这个小雕像不会像某个人那样玩牌时作假。”

“克劳蒂，我的好姐姐，我又不是天使，更不是雕像。”

克劳蒂叹口气：“好吧，杰米先生，我们走吧。”

当他们离开图书馆时，杰米瞄到地上有个看起来包装完整的巧克力杏仁棒，他立刻捡了起来，并打开包装的一角检查。

“被吃过了吗？”克劳蒂问。

“没有，要不要分一半给你？”

“最好别吃，里面可能被下了毒，或是掺了迷幻药，吃了以后不是死，就是会染上毒瘾。”

杰米大为光火：“那只是有人不小心掉的，难道不可以吃吗？”

“不可能！谁会掉了整条巧克力棒却没感觉？就好像不可能有人把雕像掉在出租车里一样。明明是有人故意放在这里的，可能是毒贩干的，我就曾看过这样的报道。他们把毒品注入巧克力中给小孩吃，等他们上瘾以后，便不得不向他们买毒品，而且毒品又卖得很贵。杰米，我们可是负担不起的。”

杰米说：“哼，我才不在乎！”他把巧克力棒狠狠咬了一大口，嚼了两口便吞下肚。不久，他闭上了眼睛，背靠着墙，身子慢慢往下滑，跌坐在地上。克劳蒂吓得快停止呼吸了，当她正在尖叫喊救命时，杰米睁开眼睛说：“很好吃，要不要来一口？”

克劳蒂不但一口也不吃，而且在前往餐厅的路上，一句话也不跟杰米说。但午餐使她心情好转，她提议到中央公园玩一会儿，杰米立刻欣然同意。他们向博物馆外的小贩买了花生、栗子和咸脆卷饼。他们知道星期天博物馆较晚开门，必须等更久才能出去吃饭，于是他们先把明天的早餐准备好，在他们那鼓鼓的口袋里，现在全塞满了衣服和食物。

照往常的惯例，杰米在第一声铃声（告诉游客再过五分钟博物馆就要关门）响起之前，便躲进男厕里。等铃一响，他便进入洗手间内。一声铃响、二声铃响，成为每日的例行公事，就跟以前天天得坐校车上学一样，闭着眼睛也知道。自从第一天之后，他们便知道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跟他们的爸爸一样。但是从九点工作人员来上班，一直到十点游客可以进来为止，这漫长的等待实在很难熬。傍晚的等待时间比较短，还可以忍受；但早上要等一小时，就有点不方便

了。所以后来每天早上那段时间，他们便躲在不同的床上。他们会先检查床上的灰尘厚不厚。这与克劳蒂的洁癖毫无关系，而是因为灰尘较少的床表示最近才刚被打扫过，会再被打扫的机会比较小，危险也就比较小。

杰米站在马桶上等着，他头靠着墙，双手环抱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久之后警卫会进厕所来查看，这是唯一无法预期的部分，也是最令他害怕的时刻。在博物馆熄灯后，他还要等十二分钟（克劳蒂称之为时差）才能出来。

除非……

除非警卫没来，那他可就紧张了。今天闭馆时间已经到了，灯却一直没熄，杰米把表靠近耳朵，那滴答声比他的心跳还慢、还轻柔。出了什么事呢？难道警卫捉到了克劳蒂，然后开始来找他了吗？那么他得假装不会说英文，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过了一会儿，走廊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声音比平常还要嘈杂，如果想叫一个活蹦乱跳的男孩静静地待在一处不动，就像把一堆散乱的马铃薯装进四方形的箱子里一样困难。但杰米设法使自己像冰棒一样僵硬。水槽的流水声中夹杂着两个男人的对话。

“我想明天来参观的人会更多。”

“是啊！星期天这里总是挤满了人。”

“在大厅里人们进出总是会方便点。”

“嗯！—座两英尺高的大理石雕像，你想大概有多重？”

“不知道！不管有多重，都得小心伺候，把它当作真的天使一般。”

“走吧，他们可能已把新的底座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动工了。”

“你想明天的人潮会像来看蒙娜丽莎的人一样多吗？”

“不会吧！因为蒙娜丽莎只来此展示很短的时间，而且又确定是出自名家的手笔。”

“我想这个……”

那两个人走了，而且照往常一样关了灯。杰米一听见门关上的声音，僵硬的身体顿时溶解，脚最先解冻。他坐了下来，脑子开始被熟悉的漆黑以及新的困扰给占满。

他们正在搬移天使雕像。克劳蒂知道吗？他们不会叫女人来搬，所以一定不会有人到女厕去。那她怎么能得到最新的消息呢？只有杰米知道。他想透过心电感应将消息传给克劳蒂，将双手交叉放在前额，集中注意力。“停停不动，停停不动，克劳蒂……”他想克劳蒂可能不会同意他的文法，她可能会要他说“停住原地不动”。但为了电波的效应，他不想更改任何一个字。

杰米的这一招可能真的管用了，因为克劳蒂真的在女厕里多待了一些时间。这一切不知是怎么发生的，也许克劳蒂感应到一些信息，告诉她博物馆内还有人；或许是她在中央公园玩得太累了，所以不想动；或许他们不愿被逮住，或许他们注定要有重大的发现。

这天他们待在厕所的时间比平常久，然后在卧室碰头。杰米到的时候，克劳蒂正在整理洗好的衣服，在漆黑中，一切得凭感觉。虽然男孩和女孩的袜子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他们从没想过要穿对方的。一般拥有自己个人房间的小孩，是不喜欢跟别人合用东西的。

当克劳蒂听见杰米走动的声音，便说：“他们移动了雕像。”

“你怎么知道，你收到我的电波了吗？”

“什么电波？我是回来的时候看到的。他们在那里放了盏小灯，我想这样一来，守卫人员就不会绕着她巡逻了。”

杰米吐吐舌头：“好险，没被逮住。”

克劳蒂从未仔细想过自己有多幸运，她只一味专注在自己的不幸上面：“他们可把我们整惨了，我计划今晚要洗澡的，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不在乎。”杰米说。

“那就来吧，杰米先生，我们去洗澡。就带着你那件上面绣着金银花的精美睡衣，跟着我来。”

“亲爱的克劳蒂小姐，你要到哪儿洗澡啊？”

“水池啊，杰米先生，喷水池！”

杰米将睡衣揽在手臂上说：“我知道，你迟早会要我进那家餐厅的。”

（沙松伯格，一想到要跟你解释那家餐厅，我就生气。迟早有一

天，我要你带我去那儿吃午餐。现在我决心要逼你去博物馆，不久，你就会知道我会怎么做。这家餐厅是围绕着一个喷水池建造的，喷泉的水从铜制的海豚口中喷洒出来。海豚看起来似乎刚自水中跃起，它的背后有一个艺术人像，人像生动的姿态仿佛是水种精灵的化身。若能坐在那座美好的水池边喝喝咖啡、吃吃点心，那真是无比的享受。我敢说，当你坐在那儿吃东西时、你会忘记自己的胃溃疡。）

克劳蒂和杰米悄悄地走到餐厅入口，轻易地爬过表示闭馆的丝绒绳。他们脱掉衣服，跳进水池中。克劳蒂从厕所偷来了液体香皂和纸巾。虽然水很冰，但她洗得非常愉快，杰米也一样。只是原因不同而已。

当杰米一进入水池，就觉得脚底有突出的东西，而且很平滑。当他弯腰去拿时，竟然拿起一个冰冰、圆圆的东西。他立刻跑到克劳蒂身边，小声地说："克劳蒂，意外之财，意外之财！"

克劳蒂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便开始把水池底所有的硬币全捡了起来。那全都是人们丢进水池许愿用的硬币，至少有四个人丢了一角，有一个人丢了二角五分钱。

"一定是某个有钱人丢了这个二角五分钱。"杰米说。

"是某个穷人才对。"克劳蒂纠正他，"穷人才会做发财梦。"

他们一共捡到了两元八角七分钱，双手都快捧不住了，他们一出水池，立刻冷得全身发抖，只好用从厕所偷来的纸巾尽量擦干身体，然后穿上睡衣和鞋子。

他们吃了些小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决定再到大厅去看看他们的天使。

"我真想抱抱它！"克劳蒂小声地说。

"他们可能已经在它身上装了防盗器，或许那盏灯就是个警告，最好别碰它，以免触到警铃！"

"笨蛋！你懂什么。我是说抱抱它，不是要偷它！当你抱一个人时，你会知道更多有关他的事，得到更多重要的信息。"

杰米耸耸肩，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

他俩来到大厅，—同注视着天使好一会儿，杰米问道："你觉得如何？到底是不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呢？"

克劳蒂说："真正的科学家是一定要收集到全部证据，才会做出结论的。"

"你一点也不像个科学家，哪有科学家会想抱雕像呢？"

克劳蒂觉得很难为情，便冷冷地说："现在我们得去睡觉了，我们必须好好想一想。但在睡着之前，你得彻底地想想这座雕像、米开朗基罗以及整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于是，他们便上床睡觉了。入睡之前是思维最无逻辑的时刻，但却是胡思乱想的最佳时刻。思想仿佛飘荡在不定向的风里，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当杰米疲倦、想睡而且躺在床上时，很难叫他控制自己的思想。他很不喜欢在熟睡之前太过专注于某件事。但克劳蒂对这次的思考已经有了方向。她一向对计划很在行，所以她以为杰米也—样，满载着文艺复兴的云飘向远方；没想到想家的云这时却不停地飘向杰米。

"你想家吗？"杰米问克劳蒂。

"不怎么想，"她坦白地说，"我还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杰米安静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太没良心了，我们应该想家的。难道爸妈把我们养大是容易的吗？难道我们不该想他们吗？"

克劳蒂沉默不语，杰米等着她回答。"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我正在想。"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说："你曾有过想家的经验吗？"

"当然。"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就是那次爸爸把我们带到吉尔阿姨家，然后他又带着妈妈去医院接凯文的时候。"

"我也是。"克劳蒂坦白地说，"不过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

"你想，为什么那次我们特别想家呢？这一回离家的时间比上次久，为什么却不怎么想家呢？"

克劳蒂想了一会儿："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很担心的缘故。如果当时我知道他们是要去接凯文，我或许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担心。我记得那时候你一直吸着大拇指，一整天带着旧毯子到处晃。吉尔阿姨一直想把毯子抢过来洗，说它快臭死人了。"

杰米咯咯地笑："是啊，我想，想家就如同吸拇指的感觉一般。当你不太肯定自己时，就会想家。"

"或是因为没受过良好训练。"克劳蒂补充说。

"有道理，我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呢！你瞧，我们一切都应付得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想家，那全是爸妈的责任，因为他们把我们训练得太好了。"

杰米心满意足，克劳蒂更是得意："很高兴你提出了想家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自己更成熟了一点。当然，这主要是因为我一直是家中最年长的小孩，我的适应力很强。"

不久，他们便睡着了。梦里全都是天使、米开朗基罗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一直梦到天明。

重大发现

第二天早上，他们醒来时，天色仍然黑黑的，但已比平时起床的时间晚了。博物馆要到一点才开门。克劳蒂先起床，当她正在换衣服时，杰米睁开了眼睛。

"你知道吗？星期天就是不一样，即使是在这里，依然嗅得出星期天特有的味道。"

克劳蒂答道："我也注意到了。你认为我们出去后要不要上教堂做礼拜？"

杰米想了一会儿，说："让我们到中古世纪展览室去祷告吧！靠着漂亮的彩绘玻璃窗似乎挺不错的。"

他们穿好衣服，来到一个小教堂，跪下来念"主的祷告文"。杰米提醒克劳蒂忏悔偷报纸一事，这使星期天显得更有模有样了。

"走吧，我们去雕像那里。"克劳蒂作完祷告后说。

他们走到天使雕像的旁边，仔细端详。说实在的，很难找出什么线索，即使作过了研究也一样。

"可惜不能碰碰它。"克劳蒂抱怨说。

“至少我们是全世界唯一跟它一起住的人。”

“法兰威勒太太也是啊，她能碰……”

“甚至抱它！”杰米嘲笑她说。

“我敢说她一定知道这座天使是否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

“她当然知道！”杰米说。他用手抱住自己，头向后仰，闭起双眼，喃喃地说：“每天早上，她一起床就会抱着雕像，盯着它的眼睛看，然后说：‘跟我说话，宝贝。’有一天，雕像开口说……”

克劳蒂发火了：“昨天晚上移动雕像的人一定也抱过它，还以很多种方式抱它。”

她不愿再看着杰米，便转身凝视着雕像。突然，一阵脚步声打破了沉寂，来自文艺复兴馆的脚步声正朝着他们走来！警卫下楼来了！杰米心想，完蛋了！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博物馆才会开门，现在他们正位于明亮的灯光下。

杰米拉着克劳蒂的手，把她拖到出租无线电话用的亭子里。虽然他们藏在黑暗之中，却觉得自己像墙上画中的裸体女人一股透明。

脚步在天使雕像前停住了。杰米又送出他的一道电波：“快离开！快离开！”没想到竟然发生了效用，那个警卫往埃及馆走去，继续巡逻。

过了十分钟的“时差”，杰米扯了一下克劳蒂夹克的衣角，两人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杰米带头往楼上走。多亏他想得周到，至少要一小时以后，那个警卫才会再走回来。

他们悄悄爬上阶梯，一步步沿着栏杆走，一直走到天使雕像原来放置的地点。他们停下来张望，顺便喘口气。

“你想他们为什么要把天使下方的蓝绒布换成金色的？”克劳蒂小声问。

“或许因为蓝绒布脏了。来吧，快躲起来。”

克劳蒂又看了绒布一眼。阳光已渐渐透入博物馆内，突然绒布上有某个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他们在搬移雕像时，一定有工人喝啤酒。”

“大部分的人都喝，那又有什么稀奇？”杰米说。

“他们不准游客带啤酒进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准工人这么做？万一他不小心把啤酒洒在天使身上，那可怎么办？你看，他放啤酒罐的地方，上面印出三个圈圈。”她手指着铺在底座下的蓝色绒布。

杰米说：“是伯仑泰啤酒，有三个连环圈商标的。”然后他便开始哼一首广告曲，是去年春季棒球赛电视转播时听来的。

克劳蒂插嘴道：“那些圈是三瓶啤酒罐底座的印痕，因为罐上的商标是平的。所以这三个圈可能是任何厂牌的啤酒罐造成的。”

杰米看了一下，说：“你说得对，除了一点以外。”

“什么？”

“如果是罐子底座压成的圈，应该是凹下去的才对，但厚绒布却是‘吐’出来的。”

“凸出来！请你发音正确一点！”

“噢，尽管继续挑剔我的发音吧，但我的推理是无可挑剔的。雕像的重量足以把所压住的绒布弄凹，但这块绒布却是凸起来的。你看，这三个圈之中有一圈上面有个字母‘W’，也是凸出来的。”

天哪，杰米，那是‘M’，不是‘W’。”克劳蒂注视着杰米，眼睛突然睁大。“是米开朗基罗的缩写字母‘M’。”

杰米擦了擦眼睛：“克劳蒂，昨天我在其中一本画册的封面也曾看过这个符号！”

“那代表什么？”

“我怎么知道呢？是你负责文字部分的，我只负责看图片找线索而已。”

“杰米·钦卡德，你真了不起，叫你看点资料，好像会少掉你一块肉似的！”

杰米说：“毕竟，我们有条线索了。”

“现在我们握有重要的线索，我敢说他们绝不会注意到雕像的底部的。今天我们得回去图书馆查清楚那个符号的意义。啊！不行！星期天图书馆闭馆。哦，杰米，我立刻要知道答案。”

“我们可以去博物馆的书店啊，别担心。我还认得那本书。现在我们

最好快躲起来。”

克劳蒂看了看表，说：“现在要上哪儿躲呢？这里又没家具，我们可不能再冒险下楼去。”

杰米撩起蓝绒布的一角，手一挥，指着台子下的地板说：“请吧，小姐。”

杰米和克劳蒂两人蹲在台子下等着，底下的空间十分狭小，杰米很轻易就可以搔到克劳蒂的胳肢窝。“克劳蒂，我们安全了，而且又有了大发现。”杰米说。

克劳蒂一点也不担心他们的安危，她满脑子想的是米开朗基罗、天使、历史和她自己。她想起星期一在学校参加的历史考试，她很认真地准备，把全部的书都看过，但就是有一题的答案不会写。她知道答案在一百五十七页右侧第二段可就是想不起来那一段是什么。

天使雕像的情形也一样。出走的答案，甚至包括返回家门的答案，全在天使身上。虽然她知道答案在哪里，却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就好像考试时忘了答案一样
……只是这道题比较难了一点，因为她连自己要答的问题是什么都不太确定。这题是：为何天使变得比出走，甚至比自己在博物馆中的安全更加重要？噢，她又回到一切的起点。为什么不能作直线思考呢？难怪她的灵感是来自圆圈圈。

在博物馆快开门时，馆前挤满了群众。负责移动底座和布幕的警卫毛里斯被叫去外面设栏杆，并要拥挤的人群依序排好队伍。一直到警方前来支援，毛里斯才得以休息。当他把台子和布幕拿到地下室收藏时，杰米和克劳蒂早就离开那儿，跑到书店里翻阅米开朗基罗的画册了。

他们发现印有标记的书了！那深蓝色绒布上凸起来的标记正是米开朗基罗这位艺术巨匠的记号！是他将记号刻入大理石的底座，表示他是此作品的创作人，这就好比将标记烙印在牛的毛皮上，代表它的所有人的身份一样。

从书店出来时，两人的脸上充满胜利的神采，只是肚子饿了。

“走吧！”一走出书店，克劳蒂便说道，“我们搭出租车去快餐店吧！”

“还是走路吧！”杰米说。

“现在我们有收入了。我们需要用钱时，去洗个澡就行了。”

杰米想了一下：“好吧，但只准搭公共汽车。”

克劳蒂笑着说："谢谢你，吝啬鬼。"

"你敢叫我吝啬鬼，那我叫你……"

"叫一部出租车给我吧！"她一面笑，一面跑向博物馆前的公共汽车站。

杰米给了克劳蒂七十五分钱吃早（午）餐，为此十分得意。他和克劳蒂吃得一样多。他们一面吃，一面讨论下一步该如何处理这个天大的发现。

"我们可以打电话给《纽约时报》。"杰米建议。

"那样太过招摇了，万一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如何发现的，那该怎么办？"

"那打电话给大都会博物馆馆长好了。"

"你疯了吗？"克劳蒂说，"你要告诉他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难道你不认为有必要跟博物馆说明绒布上的标记吗？"

"话是没错，这些日子多亏能住在这里，我们是该感谢他们。"

"我敢说你一定已经想好周全的计划了：如何把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又不会被逮住。"

"没错。"克劳蒂把嘴凑到杰米的耳边，以保守最高机密的姿势说："我们可以写信给他们，叫他们去查看雕像的底座，便可发现一个重要的线索。"

"万一他们看不出那是什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啊！那时我们再现身，他们也会很高兴地把我们当客人款待。"克劳蒂说。她故意拖了很久，等杰米不耐烦时才又开始说："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从邮局租一个信箱，然后写信告诉他们回信的地址是这个信箱号码，等他们需要协助，我们再像英雄一般现身。"

"我们不能回家去等吗？昨晚和今天早上实在够难受的。而且，我们可以当两次英雄。回家是一次，现在又是另一次。"

"不行！"克劳蒂大叫道，"我们必须先揭开天使雕像之谜，证明我们是对的。"

“哇！你是怎么回事？有时你不是也想着要回家吗？每次我们从祖父家或夏令营回家时，爸妈他们都很高兴见我们啊。”

“但这样不就没什么两样了吗？如果我们在未揭开天使雕像之谜前就回家，那跟从夏令营回家又有什么差别？不出一两天，一切又会恢复老样子，而我离家就是希望有所改变呀！”

“这比夏令营有意思多了，连食物都比较可口。这就是不同之处啊。”

“但是杰米，只是这样还不够。”

“我知道不够，因为大部分时间我的肚子都觉得好饿。”

“我是说这种差别还不够。好比生来就很平庸、贫乏，后来却能赢得国会荣誉奖牌或获得学术奖，那种变化是会持续一辈子的。而揭开天使雕像之谜，也有这种作用。”

“不是吗？”她得意地自问，脸上泛着微笑，眼睛微闭，等待着杰米的赞美。

“是啊，我们都很正常，只有你不太正常。”

“杰米·钦卡德！”

“好吧，我也不正常，行了吧！你要如何伪造你的笔迹呢？”

“那没必要，我可以打字。”克劳蒂等着杰米露出惊讶的神情。

她终于如愿以偿了，杰米问：“你到哪儿弄一台打字机？”

“在第五街的奥利维提广场前，我们曾路过那里两次。一次是去图书馆，一次是去洗衣店。它就固定在一个架子上，好让人们打产品广告，是完全免费的。”

杰米笑了：“我坚持走路是对的，否则你也不可能会发现那台打字机。”

他们走到第五街，很高兴地看到打字机上装好了纸张，但纸上已打了一行。克劳蒂并不知道那就是要人练习打字用的例句，她认为那挺适合传达他们的信息，只需要再加上一些说明即可。（沙松伯格，下面是克劳蒂打的信的复印本，你可以看出里面错字百出。）

亲爱的博物馆长：

我们认为你应该查看一下周像的低部，那是个重要的线索。我们所指的周像是你们用二百二十五美元买到的那个。线索就是，你会在低部发现米开朗基罗巨匠的标记。如果你需要帮忙，可写信到曼哈顿八四七号信箱。

博物馆之友敬上

他们很高兴完成了这件事，决定好好休息一下。

他们在洛克菲勒中心乱逛，看别人溜冰。当他们心满意足地回到博物馆时，看见有一大群人等着进博物馆。他们知道在人群中根本无法好好欣赏，于是便从后面入口溜进去。那个入口处的警卫告诉他们，如果想看天使，必须从第五街的入口进去。

“哦，我们已经看过了。”杰米说。

也许那个警卫是出自善意指引他们，也许是因穷极无聊（很少人那天会从后门进去），他问杰米觉得天使怎么样。

“我们得深入研究，但对我而言……”

克劳蒂拉了拉他的手臂，说：“走吧，亚伯特！”她故意胡乱编了个名字。

在他们前往希腊艺术品室的途中，又看到人群从天使雕像前走过。“我想要跟那个警卫说的是，任何事都应该追根究底才对。”

克劳蒂和杰米咯咯地笑了。他们在古希腊室逗留了好久好久。

冒名送信

星期一早上他们离开博物馆后，克劳蒂问也没问，便直接往公共汽车站走去。

“你不觉得应该先去吃早餐吗？”杰米问道。

“早点去寄信，这样他们才能快点收到。”

“你为什么不亲自送去呢？那会更快。”

“好主意。我们先去租个信箱，把号码写上去再把信送到博物馆的办公室。”

由于杰米是财政大臣，自然由他负责跟邮局的办事员接洽。

“我想租个信箱。”杰米说。

“要租多久？”

“大概两天。”

“很抱歉，”办事员说，“我们一租就是四分之一。”

“那好吧！我租八个四分之一，不就等于两天吗？”杰米说。

“是一年的四分之一，也就是三个月。”

“等一等。”杰米小声地与克劳蒂讨论。

“尽管租吧。”她力劝他。

“那要很多钱呢！”

“你为什么不先问问看到底要多少钱再说？总比在这里争论要好多了。”她的声音犹如冷水滴在热的煎锅上。

“那三个月要多少钱呢？”杰米问办事员。

“四元五十分。”

杰米对着姐姐叫道：“看吧，早告诉你要很多钱的。”

克劳蒂耸耸肩道：“晚上我们可以好好洗个澡。”

那办事员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在邮局工作的人听惯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谈话，早就习以为常，脑波也早已停止传送信息，好似打一通没有入接的电话。“你到底租不租？”他问道。

“好吧，我租。”

杰米付了租金，并以假名安哥拉·马可什签了字，地址则为麻州的马堡。他拿到了八四七号信箱的钥匙。杰米·安哥拉·钦卡德·马可什觉得有

一把自己信箱的钥匙，是件很骄傲的事。他找到了自己的信箱，并把门打开。

他对克劳蒂说：“这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无底洞。过了这个小洞，说不定可以来顿意大利大餐呢！”

要杰米为了这个空洞信箱付四元五十分，已是极不容易的事。克劳蒂知道他们不可能再搭公共汽车回去的，果然没错。

虽然忙着想去送信，但他们又认为这么做太危险。他们决定找个人来帮忙送信，最好找个记性不太好，年纪跟他们差不多大的人。比较稳当的方式便是找个学生团体，从中挑个人来送信。他们到各个馆去寻找，走到埃及馆外，突然听到一群学生的声音。虽然他们不想再重复听一遍木乃伊的故事，但他们还是决定在一旁观望，于是便躲到坟墓里等。（埃及的墓穴分成很多部分，你可以走进去参观墙上的壁画。那是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隔着墙壁，杰米他们听得见那群学生的谈话。突然间，杰米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些人名、语凋，仿佛很久以前曾听过━在教室里、在公共汽车上。

杰米的目光与克劳蒂相接。他张开嘴，立刻被姐姐用手捂住。

克劳蒂等那些学生走过去了，才把手放下来。她严肃地注视着他，点头表示：“你想得没错。”这不就是杰米班的老师和同学们吗？真是太凑巧了，他们学校的参观节目竟然安排到大都会博物馆来，而且正好是杰米那一班。

杰米很生气克劳蒂为什么要掩住他的嘴？难道他的反应真会那么迟钝吗？他再也忍不住了，脱口而出：“我还真想加入他们的队伍，跟他们一起回去呢！”

“如果你真那么做，就表示你是个半途而废的人。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

“怎么讲？”

“你去办公室送信，告诉他们你是从格林威治来参观的三年级学生，如果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就说你是布鲁斯·兰欣。有人托你送这封信，而且是经过老师允许的。”

“克劳蒂，本来我想狠狠揍你一拳的，但现在我很高兴你是跟我同一阵线的。虽然你很难相处，却聪明得没话说。”

“那你是愿意照做了？”

“我愿意，这个主意太完美了。”

“那我们最好在他们回来前动手。”

杰米走进办公室后，克劳蒂就站在门外望风。万一那班学生回来，她就可以立刻冲进办公室里。杰米很快便办妥这件事，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他们并未询问他的名字。杰米全身紧绷的神经，顿时松懈了下来。

“万岁！”杰米大叫。克劳蒂本想再捂住他的嘴，但没那么做。她拉着杰米由第五街的出口出去，一会儿便没入拥挤的人群中。

岂肯善罢甘休

星期二那天，他们又去自动洗衣。这回他们辛劳的结果是，衣服比上一次颜色更灰；而且克劳蒂的毛衣还大大地缩水了。

虽然明知现在想收到回信还太早，但他们还是忍不住想跑去邮局看个究竟。那时正好是中午。他们便到麦迪逊一家快餐店去吃饭。杰米和克劳蒂谁也不愿意先去看信箱，因为只要不看，就仍有收到信的希望。可惜他们的希望落空了。

他们沿着街道闲逛，却突然发现自己就在联合国大厦附近。克劳蒂提议去参加小型的旅游团，那是她从旅游手册上看来的。

“今天我们可以学到有关联合国的一切。”

“要多少钱？”

克劳蒂催他进去问，得到的答案是一个人五十分钱。如果克劳蒂愿意放弃下午的点心，就去得成。

杰米说：“你不可以又要吃点心，又要参加旅游团。”

“那参加旅行团和吃圣代，可以吗？”

他们排队买旅游券时，那卖票的小姐笑着对他们说：“今天不上课吗？”

“不用，”杰米回答道，“锅炉坏了，必须停课。你一定听说了这个爆

炸的消息，所有窗户的玻璃都震破了，我们还以为是地震呢！有十四个小孩被割伤，他们的家长正在告学校，要他们赔偿医药费。那时大约在早上十点，我们正在上拼字课
……”

杰米身后一个戴黑色圆顶礼帽的男人说：“怎么耽搁那么久？快点行不行？”

那小姐给了杰米两张票，后面那个男人马上挤了过来，很快地付了钱。只听那女孩在后面远远地说：“你是念哪个学校……？”

那小姐把票递给那个男人，满脸通红地对杰米说：“希望你玩得愉快。”

克劳蒂小声地对杰米说：“你脑筋动得真快，你那故事是怎么编出来的？”

“从我们离家开始，我脑子里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有机会，就能立即派上用场。”

“我还以为我什么都计划周详了。幸亏有你在。”克劳蒂说。

“不客气。”杰米得意地笑了。

导游员终于叫到他们的号码，他们便走进房间里。导游员是个印度女孩，身着印度传统服饰，一头长发则绑成一条大马尾，从脑后一直垂到腰际。因为受到衣服的限制，她走起来步伐轻盈，但只能小碎步地移动，一只手还揽着衣服的一端。克劳蒂仔细观察那女孩的皮肤，倾听她的腔调，完全忽略了她讲的内容。

所以当导游结束时，她对联合国依然毫无所知。但她却发现了一件事：印度服装可以使人与众不同。她决定等她长大，也要搬到像印度之类的地方住，穿他们的衣服。

杰米突然发现克劳蒂走路的样子有点怪异，便问：“你怎么了？胃痉挛，还是抽筋了？”

克劳蒂白了杰米一眼：“当你有一天走遍世界之后返抵家乡，你仍然会想知道麦当劳的汉堡包是否仍然是卖一块钱。”

“是这个原因使你胃痉挛吗？”

“我的天啊！算了。”克劳蒂知道她必须想点别的方法使自己焕然一新。对了，天使雕像可以帮上这个忙。

她全部的希望就在八四七号信箱里。第二天，他们终于发现信箱里有—封信，克劳蒂一心想成为真相的发现者，格林威治的女英雄，而且年仅十二岁。杰米立即把信打开来，两人一起安静而专注地看起来。

（沙松伯格，下面是我附上的该信复印本。）

亲爱的博物馆之友：

我们很衷心地感谢你那么热心地帮助我们解开天使之谜。但这个线索我们早就知道，也是所有线索中最有力的，可以证明那座雕像和米开朗基罗的关系。但那个标记也有可能是伪造的，因为并非所有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都有那个标记。以下我们摘录了三种可能性：

1．这件作品是米开朗基罗自己设计雕刻的。
2．这件作品是米开朗基罗设计，但由他人完成的。
3．这件作品完全是由他人设计完成的。

我们希望能找出证据来支持第一项假设，就连为米开朗基罗写传记的作家也不曾提过这个小天使。他们只提过，这个天使是为了锡那神坛而雕刻的。然而，在米氏于一四九七年八月十九日从罗马写给父亲的信中却提到："……我买了一块大理石……我要为自己的兴趣而雕。"以前专家们都相信那是丘比特，但现在我们希望它可能是这个天使雕像。

天使雕像的问题似乎已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现在已有四个美国人、两个英国人、一个德国人在研究它。他们都是研究米开朗基罗的专家，目前正在详细地研究天使雕像，现在我们正期待另外两个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专家到来。等这些专家作过研究之后，我们将把他们的意见摘要披露在报上。

如果你们又发现了任何线索，欢迎你们提供给我们，感激不尽！

大都会博物馆公关部

看完信后，他俩安静地坐着，心情十分沮丧。如果这封信不那么客气就好了。如果是一封刻薄的信，还可以大大骂它一顿，但面对这么一封客气的拒绝信，除了哭以外，他们还能怎样呢？克劳蒂真的哭了。

杰米等她哭够了，才说："至少他们把我们当大人看待，字里行间全是些正式的字眼。"

克劳蒂说："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大人。"

杰米说："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吗？"

"怎么回家呢？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拿，难道要空着手回家？"

"反正那些衣服都染成灰色的了，不要也罢。"

"那收音机呢？我们连用也没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我们这么千辛万苦，结果却毫无所获。"

"我们玩得很愉快，那不就是你最初的希望吗？"

克劳蒂说："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你说一旦你知道雕像的秘密，就要回家。现在你知道了啊。"

"我就是不知道真相。"

"可是博物馆的人也不知道呀！回去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住在博物馆里的种种趣事，那个琴盒便是证据。我们已经住在那里一个星期了！"

"才一个星期。我是觉得自己好像跳进湖里去救一个男孩，但那男孩其实只是一块又湿又涨的木头。那绝对是一个女英雄的作风，只是全身湿透却徒劳无功。"

"你弄湿了吗？一开始你只是想离家，而且是舒舒服服地在外游荡。但从前天开始，你又决定要做英雄。"

"女英雄！如果不是因为这座雕像，我哪会有当女英雄的念头？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我们就要努力去发掘。"

"博物馆的人也跟你一样。你还以为自己是谁？你只不过是个离家出走的小女孩而已。难道会有米开朗基罗的录音带出现？告诉你吧，四百七十年前是没有录音带的。"

"我希望回家时情况有所不同。"

"你可以走另一条路回去啊。"

"我是说我要衣锦还乡。"

"好吧！再来谈谈这个大发现吧。"

"杰米，我一定要知道那座雕像是不是米开朗基罗雕的。我有预感我会发现真相。"

“连专家都不知道答案。我们就算不知道，我也不介意。还是买票回家吧！”

杰米往车站出售到新海文车票的窗口走去。他知道克劳蒂不肯照做，便回头滔滔地训起话来：“你从来不知道满足，当你成绩都拿‘A’时，就想得‘A+’。一开始只想离家，现在却什么都想知道。你以为自己是圣女贞德的化身吗？”

“圣女贞德？”克劳蒂叹了口气。她的情绪太糟了，现在绝不能回家。

正当杰米要买票时，克劳蒂突然话进来说：“两张半票到康涅狄克州的伐明顿。”

“你要到伐明顿，得先去哈特福特，再搭公共汽车。”

杰米没想到克劳蒂会来这么一招，便让售票员等一下，然后抓起克劳蒂的手，拉着她便往外走。

克劳蒂小声地说：“我们去找法兰威勒太太啊！”

“这有什么相关？”

“她就住在伐明顿啊！”

“那又怎样？报纸不是说她家已经不对外开放了吗？”

“那是她在纽约的家。你看文章就不能仔细一点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

“好吧，我不该这么说，但求求你跟我一起去伐明顿。难道你看不出我有多希望解开天使雕像之谜吗？我有预感她会见我们的。”

“以前你凡事都有计划，我从来不知道你会依赖预感。”

“以前我也这样过啊。就是上次他们搬动天使雕像，而我正躲在厕所里的时候。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仍然留在原地，才免除了被逮住的危险。”

“好吧，那我们就到伐明顿去吧。”杰米买了两张去哈特福特的车票。

他们在月台上等车的时候，克劳蒂对杰米说："这会是你的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

"第一次买东西没先问价钱啊！"

他们这趟火车之旅十分愉快，所经之处大都是他们从未看过的地方。一到哈特福特，克劳蒂就已挥去早上那封信的阴霾了。她再度找回了她的自信。

哈特福特车站就位于伐明顿街上。克劳蒂心想，这里离伐明顿应该不远。所以她没告诉杰米便招了一部出租车，杰米也跟了上去。她告诉出租车到伐明顿法兰威勒太太的家。他们总算坐了—次出租车。

（沙松伯格，终于轮到我上场了。克劳蒂和杰米为了天使雕像来找我了。）

真相大白

他们沿着我那又长又宽的三线道路前进。

杰米问道："法兰威勒太太拥有这条公路啊？"

出租车司机答道："这才不是什么公路，这全是她的财产，只是看起来像车道而已。"

下车时，杰米付钱给司机，还给了点小费。司机笑了笑，脱下帽子，鞠了一个躬，说："谢谢。"

车子开走后，克劳蒂问道："你付了多少小费？"

"全部剩下的钱。"

"你真笨！那我们怎么回去呢？"

杰米叹气道："我才给了他十七分钱，算不了多少。再说那点钱也不够让我们回去。我们已经破产了，是你爱坐出租车的，现在作何感想啊？"

"非常不舒服，有钱才有安全感。"

“我们是拿安全来换冒险的。走吧，克劳蒂小姐。”

他们从门廊低矮而宽敞的阶梯走了上来，按了门铃。我的总管派克去开门。

“我们想见法兰威勒太大。”杰米对他说。

“什么人找她？”

克劳蒂清了清喉咙说：“克劳蒂和杰米·钦卡德。”

“请稍候一会儿。”

等了好一会儿，派克才回来：“法兰威勒太太说她不认识你们。”

杰米想了一会儿，说：“麻烦你告诉她，我们是来找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资料。”

派克又足足让他们等了两分钟之后才回来。“请跟我来，法兰威勒太太会在办公室里见你们。”

他们随着派克走过我的客厅、会客室和图书馆。房间里塞满了古董家具、东方地毯以及枝形吊灯。（你常抱怨它们充满了古董味。）

当然，这么古老的房子，连空气吸起来都很厚重的。最后，我的办公室又大大地令他们惊讶。（沙松伯格，你曾告诉我，我的办公室看起来比较像个实验室，所以我才会说在这儿作研究。）这个房间有个特色，的确很有办公室的味道，那就是沿着墙壁而立的一排一排的档案柜。当孩子们被带进来时，我正穿着一般常见的白色实验袍，并戴着奇特的珍珠项链，坐在一张桌子旁。

我让他们等了好一会儿，派克至少通报过六次。（沙松伯格，你知道在那两个孩子来找我的这一小段时间内，我并没有闲着，我正忙着作研究。我打电话给你时，也是这样的。你的声音听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个律师，真恶心！）我可以感觉到孩子们一直很不耐烦地动来动去，杰米甚至故意假装咳嗽来吸引我的注意，但我故意置之不理，继续研究。

我不太喜欢浪费时间，所以我一转头，立刻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俩就是格林威治失踪了一个星期的小孩吗？”（沙松伯格，你不得不承认，必要时我还是满有幽默感的。）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没有人发现他们的真实身分，几乎完全忘了离家这回事。现在他们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我想他们的心脏都快跳出来

了。

“好吧。你们不必回答我，我早已知道答案。”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事？”杰米问。

“你报警了吗？”克劳蒂问道。

“我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我没报警。现在你们两个竟坐在这里跟我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上报了？”杰米似乎很高兴。

“照片也刊出来了。”我点了点头。

“我想看看。自从我会走路以来，就没照过一张像样的照片。”克劳蒂说。

我把报道拿给他们，并打开来：“大前天这则消息刊登在哈特福特第五页、史丹福特第二页，以及格林威治第一页。”

“第一页？”

杰米叫起来：“那是我一年级时的相片，还缺了两颗门牙呢！”

“天啊，那是我三岁时的照片，跟现在实在差得太多了。”克劳蒂把相片拿给杰米看。

“够了！你们想跟我谈些什么呢？”我说。

“你想趁机拖延我们，然后叫你的总管打电话报警吗？”

“不会的，我厌倦了一再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想再进行这样无聊的谈话，那我不但要打电话给你们的父母，还要打给警方，请他们来把你们带走。你们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杰米说，克劳蒂也点点头。

我对杰米说：“我吓着你了吗？”

杰米说：“没有啊，我很习惯。况且你长得不可怕。”

“长得可怕？”我从未真正想过自己的长相。于是我摇铃唤来派克，叫他拿镜子给我。我对着镜子仔细地端详自己。

我整张脸看起来大致还不错，就是鼻子变长了一些、上唇下垂，这都是老化的现象。我的头发得整理一下，全都变白，看起来像尼龙线，也许我可以抽空去烫个头发，但我实在讨厌美容院。

“我的鼻子变长了，很像小木偶皮诺曹，但可不是因为说谎。”我放下镜子，笑着说，“你们也在想这件事吗？我从不用眼睛去看事情，那使我觉得自己一直很美。那就是心灵之窗，你们懂吗？”

克劳蒂靠了过来，说：“你的眼睛真的很美，仿佛摄入万花筒里似的。”她太靠近我，使我感到很不自在。

“你喜欢照镜子吗？”我问她。

“有时候。”

“你现在想照照看吗？”

“不了，谢谢。”

“派克，请帮我把镜子拿回去。我们开始来谈一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吧，杰米。”

“我想知道雕像的事。”杰米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雕像？”我问。

“在曼哈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的天使雕像。”

“就是你以两百二十五美元卖掉的那个。”克劳蒂补充道。

我走到我剪报的资料档案柜旁，取出一个马尼拉纸制的资料夹，那里面全放着有关拍卖品和博物馆购买雕像的资料，也有参观人潮的报道。

“你为什么要卖掉它呢？”

“因为我不喜欢捐赠东西。”

“要是我有那么可爱的雕像，我才舍不得给别人呢！我会对待它如同自己的家人一般。”克劳蒂说。

“看看你离家出走惹起的轩然大波，这就是你爱家人的表现吗？”

“他们很担心吗？”

“如果你不是忙着看自己刊在报上的相片，你会看到有关他们几乎疯掉了的消息。”

“但我写了信叫他们别担心。”

“显然那封信并没有什么用，大家都担心得要命。”

“只要你告诉我们那座天使是不是米开朗基罗雕的，我立刻回家去。”

“那是我的秘密。这一整个礼拜你们都跑到哪儿去了？”

“那也是我们的秘密。”克劳蒂把下巴抬得高高的。

“好样的！”现在，我确定自己很喜欢这两个小孩了。“我们先吃午饭吧。”我注意到他们的衣服看起来皱皱的，而且一身是灰。我要他们先去洗个澡，顺便叫厨子多准备两份午餐。

我让派克带杰米去洗，而我的女仆荷香则带克劳蒂去另一间洗。显然这辈子以来，克劳蒂从未那么喜欢过洗澡。她花了很多时间照镜子，又仔细研究那个漂亮的黑色大理石浴缸。

（在我这栋精致的房子里，浴室特别地出色。四面墙有三面都是黑色大理石，而一面全都是镜子。水龙头是黄金做的，塞子像龙的头，浴缸则像个黑色大理石游泳池，要下两个台阶，才到池底。）

就在克劳蒂仍流连在浴室时，杰米已完成洗澡的例行公事了。他走出浴室，到处晃荡，直到遇见荷香，便问她克劳蒂在哪里。他到浴室外，听见放水的声音，心想：“糟了，克劳蒂自杀了！一定是因为我们被逮住了，她才想溺死自己。”

他试着开门，但门被锁住。他大叫：“克劳蒂，你还好吧？”

“我很好啊！正在享受热腾腾的洗澡水！”

杰米这才放心了，于是先来找我。我坐在饭厅等他们。向来准时吃饭的我，这回可是饿坏了。

“我那有洁癖的姐姐还在洗澡呢！别介意。她甚至在游完泳回家或躲在大都会博物馆里时，都不忘要洗澡。我想我们先吃吧！别等她了。”

“好吧。”我摇铃通知派克，他端出沙拉来，并照料我们用餐。

我很随意地问："克劳蒂在博物馆怎么洗澡？"

"在喷水池里啊！虽然水很冷，但我不介意，而且……"他用手抵着下巴，手肘靠着桌子。

"我真的很讨厌保守秘密，别告诉克劳蒂我说了这件事。"

"我只是很好奇，不知道你们怎么度过这些日子的。"

"还是让克劳蒂告诉你一切吧。她负责计划，我负责管钱，她脑筋动得快，就是太会花钱。现在我们一毛也不剩，完全破产，我就不用再管钱了。"

"你们可以走路或搭便车回去。"

"你去对克劳蒂说吧！"

"或者你们可以向警方自首，让他们送你们回家，或叫你们的父母来接你们回去。"

"虽然克劳蒂不喜欢走路，但她不见得会赞成这个主意。"

"也许我们可以来个交易，你告诉我—些细节，我就出一趟的车费。"

杰米摇摇头说；"那你得跟克劳蒂商量。我所能做的交易都是跟钱有关的，但现在我们已经破产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实在太穷了。"

杰米突然眼睛一亮，说："你喜欢玩牌吗？"

"哪一种？"

"比点数大小。"

"你会作弊。"

"没错。"

"不过，午饭后我们可以来玩一玩。"我问："我们可以动嘴吃饭了吗？"

“嗯，当肚子很饿时，我什么都忘了。”

“有些事你满诚实的。”

杰米耸耸肩：“你干脆说除了玩牌之外，我都很诚实。为了某些原因，我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

“快吃饭吧。”我说。我有点等不及了，因为我很喜欢玩牌，而杰米答应要跟我玩一玩。

我们喝完汤时，克劳蒂才出现。她发现我们没等她，似乎有些懊恼；但为了保持良好风度，又不能表现出来，只好假装很不在乎的样子。

“那我不喝汤好了。”克劳蒂说。

“这汤很好喝，你真的不想试一试吗？”杰米说。

“不了，谢谢。”

这时派克端了一个银制的烤盘进来。

“里面怎么除了通心粉和乳酪，什么也没有？”

我笑着说：“你就假装住在这栋豪华居室里的不过是个普通的老太太好了！”

大伙都笑了起来。我问克劳蒂在我和杰米打牌时，她想做什么。她说她会在一旁看我们玩，并想想怎么回家。

“打电话给他们！”

“在电话里很难解释清楚，那一定会引起大骚动的。”

“你似乎不曾想过，你的离家出走会造成父母多大的困扰？”

“我没有好好想过。我一直在想米开朗基罗和如何避免被逮住。要是你能告诉我天使雕像之谜。我就可以安心回家了。”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

“其实你发现离家出走并没有改变一切。你还是你——那个爱计划、爱干净的女孩。”

“或许是吧。”

“你为什么想离家出走呢？”

克劳蒂想了很久，才说：“因为我生爸妈的气。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便开始计划，我很擅长计划事情，让别人都猜不透。”

“离家后的生活，你最喜欢哪一部分呢？”

杰米说：“不必按照规律的时间作息。”

但克劳蒂却说：“谁说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作息规律。这才不是离家最有趣的部分呢。”

“克劳蒂，那你认为呢？”

“首先，躲藏起来不被人发现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是天使雕像，它甚至变得比离家出走更重要了。”

“为什么离家出走会跟天使雕像扯上关系呢？”

“我不想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说了，那就等于把我的秘密全说出来了。”

“就像是告诉了我整个礼拜你们的藏身之处？”

“或许吧。”

“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

“那是秘密。”

“我知道，那是你交易的筹码，所以你不愿轻易吐露。”

“那是部分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万一我说了，就等于我的历险已经结束，在我尚未到答案之前，我不相信一切这么快就结束了。”

“一切都已结束了，你不可能有心满意足的那一天，除了回忆以外。

就好比去度假，拼命拍照，为的就是回去后可以展示给别人看，你们玩得有多么畅快。但你们却不曾停下来，好好地享受一下度假的悠闲，让这种感觉伴随你们回家，成为美好的回忆。”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我知道。”

“你已经知道我们躲在那儿，还是你知道我不会告诉你？”

“两者都有。”

克劳蒂看看杰米。杰米偷偷溜下座位，用纸巾盖住脸。

克劳蒂生气地把他脸上的纸巾扯了下来。杰米说：“我是不小心说漏嘴的，不小心的。”

“杰米，那是我们仅有的一张王牌，你怎么……”

“我一时忘了嘛。”

“你明明知道我说过那是个机密。现在我拿什么做条件让她说？你真是个快嘴巴！”

我说：“克劳蒂，请坐下！”她乖乖地照做了。

“情况还不至于那么惨，我想跟你们俩作个交易。第一，不许再以‘她’来称呼我，我是法兰威勒太太。如果你们把离家出走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诉我，我就叫我的司机薛尔登开车送你们回家。”

克劳蒂说：“不行，那不够，我还要知道天使雕像之谜。”

我很高兴不是跟一个笨小孩进行交易。我佩服她的精神，因为她已快进入成人的世界，所以我要帮她去找出此次离家出走真正的价值。“你们俩跟我来。”我说。

进入我的办公室之后，我要他们坐下。我指着南面墙边上的档案柜说：“那些都是我的秘密，其中之一是米开朗基罗的天使雕像之谜，我让你们分享我的秘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由于我的资料比你们的更有价值，所以我必须作某些限制才公平，那就是你们要自己去找出答案，而且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此外，这些档案都有特殊的顺序，千万别弄乱，如果弄乱了，我就什么也找不到，而且我会将我们的约定一笔勾销。”

杰米说："你的确很会唬人。"

我笑着离开，悄悄躲到办公室旁的大柜子里。从那里可以看见他们，而且能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克劳蒂说："五分钟的计划胜过随意去找十五分钟，快拿纸笔给我。"她立刻把所有重要的项目列出来，然后说："杰米，你我奇数项，我找偶数项。"那份单子如下：

1．米开朗基罗
2．波拿罗提
3．天使
4．帕克·柏奈特画席
5．大都会博物馆
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
7．拍卖会
8．雕刻家
9．大理石
10．佛罗伦萨
11．罗马

杰米看了单子后就改变了主意："我还是选择偶数项，比较少一点。"

"别浪费时间，快动手找吧！"

他们工作的速度惊人，克劳蒂不时提醒杰米要小心别弄乱。他们把需要的档案全都翻遍了，却没有任何与天使雕像有关的讯息。克劳蒂很沮丧，她看看钟，只剩六分钟了。

克劳蒂说："杰米，快动脑筋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查到的。"

"啊，对了，她是在意大利的波隆那买到那座雕像的，我记得报上说过。所以快找找看波隆那那一格。"我心想，他们终于找到秘密的所在了。

克劳蒂小心地把资料放在桌上，不疾不徐地。其实，她对资料夹里的结果是既期待又害怕。证据夹在两片玻璃之间，是一些年代久远的纸，一张纸下面有诗，用意大利文写的，所以看不懂。终于，他们看到了米氏的签名，还有天使雕像的草图。显然是米开朗基罗有了这个构想后才画下来的。

克劳蒂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草图，突然热泪盈眶，久久无法言语。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想想看，四百年前米开朗基罗曾摸过这张

纸，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你说其他的文件是做什么用的？”杰米问道。

“是我对天使雕像所作的各项研究资料。”我从柜子里走出来。“天使是他在罗马完成的，但我故意把它归到波隆那的目录下，使别人不易找到。”

孩子们看到我似乎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正忙着找秘密，差点忘了我的存在。

克劳蒂似乎有点恍恍惚惚的，她问道：“天使确实是米开朗基罗雕刻的，没错吧？”

“当然。从我拿到那份草图，我便知道了这个秘密。”

“你怎么拿到的？”

“战后……”

“哪次战争？”

“二次大战。难道会是美国独立战争？”

“你有那么老吗？”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我敢说，你一定是帮了某个有钱的意大利贵族或是米开朗基罗的子孙逃跑，他因为感激便送你这份草图。”

“那是一种解释，但也不尽然．不过的确是有个富有的意大利贵族。”

“他为什么给你草图呢？”

“因为他的牌打得很差劲，而我则是个中高手。”

“你是打牌赢来的？”我可以看见杰米眼中充满无限的钦佩。

“没错。”

“你作弊吗？”杰米说。

“当赌本很高时，我是绝不作弊的。如果那么做，就是看轻我自己。”

“那你卖雕像时，为什么不连草图一起卖，那会赚好多钱。”

“拥有秘密的欢乐远超过金钱的魅力。”

我想克劳蒂可以体会我的心情。

“谢谢你与我们分享你的秘密。”克劳蒂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替你保密呢？”杰米问。

“你来替我回答。”

“贿赂！你想贿赂我们？快说，条件是什么？”

我笑着说：“条件是，你们把离家出走的细节告诉我，我就把草图给你们。”

杰米喘着气说：“这哪是贿赂，根本就是傻瓜嘛！这不像你的作风，万一我不小心说溜嘴了呢？”这个小孩的确有意思。

“我有办法封住你的嘴。”

“是什么？”

“我不直接给你那份草图．我将把它纳入我的遗嘱里。如果你能不泄露秘密，这份草图便属于你。反之，草图拿不到，自然大笔钱也泡汤。我对克劳蒂很放心，她有守秘密的好理由。

“是什么呢？”

“只因那是个秘密，它能使她带着不同的心情回到格林威治。”

克劳蒂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我接着说：“带着秘密回家就是她所想要的。天使雕像有个秘密，那使她兴奋，觉得重要。她并不想要什么历险，因为她喜欢洗澡和舒服的感觉。秘密是安全的，使人有不同的感觉。我并不是只想知道一个秘密，而是想知道全部的细节。我是个各种事物的收集者，除了艺术之外。”

“如果那些档案资料全是秘密，使你的内心起了变化，那你的内心一

定很混乱。”

“那些档案有我一辈子的秘密，但它们也只不过是一些剪报、垃圾，大杂烩而已，就像我的艺术收藏一样。现在快告诉我你们离家出走的事，我要归档。”

秘密的确会造成变化，好比计划离家很有趣，因为它是个秘密。躲在博物馆里也曾是个秘密，只是这些秘密都不能持久，总有揭晓的一刻。但天使雕像之谜至少可以跟着克劳蒂二十年，她回家时不会成为女英雄，但有一件事只有她自己心知肚明。现在，她终于明白真正的秘密是怎么回事，我知道现在她一定很开心。

“法兰威勒太太，我真的很喜欢那份草图，但你为什么不捐给博物馆？他们为了解开天使之谜费了好大的劲。”

“你真是罗嗦！这算哪门子的约定？我把它送给你们。等你们继承之后，你们若想捐，那是你们的事。”

“为什么呢？”

“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他们会开始研究这份草图，不断比较分析。最后有些人会同意，有些人则不同意。我不愿意我坚守了二十年的秘密遭到别人的怀疑。”

“但是万一这份草图或雕像真的是伪造的，难道你不想要知道真相吗？”

“不想。”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八十二岁了。你看，我也会不小心说漏嘴。”

“那又有什么关系？”杰米说。

“我对我的研究很满意，而且现在也没心情去学新的东西。”

“我们在博物馆时，一天学一样新事物。”

“我并不完全同意。你们是该多学学，但总要有时间把学到的事物，好好思考一番，用心去体会。否则只是一味收集资料，却没有反刍、思考的时间，那你的内心仍只是一片空白而已。我收集了很多米开朗基罗和天使雕像的资料，也在内心咀嚼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样就够了。但我仍有一件事未曾经历过，而且再也不可能实现。”

“没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克劳蒂说。

“当一个人已经八十二岁，不必天天学新的事情，她也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的。”

“是什么呢？”

“我想知道你妈妈现在的感觉。”

“你不是说我妈急得快发疯了吗？为什么你还想体会一下看看？”

“那是一种我想体会的经验。”

杰米小声对克劳蒂说：“那当然不可能。她的先生早已经死了，没先生怎么可能当妈妈呢？”

克劳蒂纠正他：“不可以说死，要说去世或逝世。”

“孩子们，快告诉我你们离家出走的一切经历吧！”我说。

永远的秘密

我和孩子们一直聊到很晚。当克劳蒂在录音时，我则和杰米打牌。我输了三十四分钱，不知杰米是如何赢的，可能是我常挂念着克劳蒂，不时问她问题，因而分了神。不久，孩子们的父母打电话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告诉他们的，沙松伯格。你真是刀子嘴，豆腐心。）我只能说服钦卡德夫妇先待在家里，告诉他们明早我会送孩子们回去。钦卡德太太还一直问小孩是否有瘀血或是受伤，我想她是看了太多社会新闻而神经过敏了。因为我必须先取得资料，并实现我的诺言—送他们一程，所以才劝他们别来接小孩。（当赌本很高时，我是绝不会作弊的。）

轮到杰米录音时，他一直不得要领。我骂道：“你又不是演哈姆雷特的演员，我要的是事实和真实的感受，不是戏剧产品。”

“你要我说得明确一点吗？”

“是的，而且要快点说完。”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要薛尔登送他们去格林威治。（沙松伯格，我特别附上薛尔登对杰米的纪录报告，博君一笑。）

夫人，那个男孩一上车便一直乱按后座的每个按钮，把那些按钮当成打字机、钢琴和电脑的按键来玩。他们以为后座和前座之间的玻璃有隔音作用，但我仍听得见那女孩对男孩说：“你想她为什么要卖掉天使雕像，而不把它捐出去呢？”

“因为她很小气。”杰米说。

“如果她真的那么小气，她就不会以两百二十五美元卖掉。”

“你真笨！本来拍卖会就是喊最高价的人夺标，自然没有人愿意出比两百二十五美元更多的钱来买。”

“她并不是为了钱才卖的。如果是，她可以拿出证据来，她纯粹是为了好玩和刺激。”

“或许她没地方放啊！”

“别瞎说，天使才两英足高，往哪儿塞都行。“

“那你认为她为什么要卖呢？”

女孩想了一会儿说：“因为守一个秘密太久，别人又不知道，实在很没意思。她虽然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但至少要让人知道她拥有这个秘密。”

男孩安静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要存钱，再来探望法兰威勒太太，我录音时有些事忘了说。你想不想一道来呢？我们绝不告诉任何人。”

“昨晚你赢了多少？”

“只有三十四分钱，她比布鲁斯精多了。”

“或许那个玉米片的二十五分钱已经寄来了，合起来是五十九分钱。你认为，她想做母亲吗？”

那男孩说：“等存够了钱，再来看她，但不过夜，只告诉爸妈我们去打保龄球之类的。”

“我们可以让她收养。”克劳蒂建议。

“她的年纪太大，做妈妈不太适合，而且我们已经有妈妈了。”

“她可以做我们的祖母啊，反正我们的祖母已经过世了。”

“这将成为你我之间的秘密。她也会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已经做了祖母，却未先做过妈妈的人。”

我按照你给的地址，将他们送到家。还看见一个小男孩冲过来说道：“哇！好正点的车，克劳蒂，以后几天轮到你照顾我……”

夫人，孩子们忘了跟我说谢谢。

好了，沙松伯格，现在你总算知道我为什么会把天使草图留给你深爱的孙子、孙女了吧？既然他们打算认我做祖母，而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祖父，那我们不就成了
……算了，还是不说也罢。你的牌打得太差。

请你重新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赠与草图给他们的那一条。除此之外，顺便写上我将把那张床捐给博物馆，这一切的赠与将于我死后生效。我会重新签署一份文件，薛尔登和派克可以做见证人。遗嘱的签字将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餐厅里进行。沙松伯格，你是想与我同行，或是失去我这个最好的客户，你自己决定。

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会来看我，因为我还握有另一个秘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祖父已当了我四十一年的律师。（我劝你最好别告诉他们。）

此外，我还听到纽约市新的公园管理员所作的电台访谈，公园的预算被删除了。当记者问管理员其他的钱都跑哪儿去了时，他说都用在大都会博物馆的保安系统上了。他们这么做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我请薛尔登向毛里斯询问，大都会博物馆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毛里斯说，上星期在石棺里发现了一个琴盒，他们把琴盒送别失物招领处，现在还摆在那儿。此外，还有一些脏灰的内衣和—台廉价的收音机，直到现在都没人去认领。

Table of Contents

引子
计划出走
前往纽约
躺在了王后的床上
忍饥挨饿
意外之财
重大发现
冒名送信
岂肯善罢甘休
真相大白
永远的秘密